

等待一个天使  
作者：江彤

---

出版日期：2000-12  
新进室友是个有趣的家伙  
明明心存恐惧却朝他笑得无邪灿烂  
秀丽温柔却带点傲慢 简直像极了那个人！  
不同的是黄绍儒纯净得就像神话中描述的天使  
此刻，雪白滑嫩的娇躯散发沐浴后的香气  
令他心猿意马  
而仓皇逃脱的羸弱背影  
更是充满致命吸引力……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一章

---

谁都可以变得坚强，我相信。  
可是我更相信，如果没你的出现，我永远都原谅不了那个哭泣的自己……  
把东西都整理好后，黄绍儒站起身环视这间将陪伴他三年大学生的房间。  
在他的房间对面还有两房间，然后是厨房、浴室、以及宽敞的客厅。整间子充满浓厚的男  
人气息 客厅桌上还散乱着纸牌、啤酒罐，及零食袋、厕所有刮胡刀和堆积成山待洗的衣  
物。  
房东告诉他其他两间房的学生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都是去年搬进来的，他心里很希望  
那个二年级的室友不要刚巧是他的同学。  
可是理智告诉他，他应该努力认识人，打好关系。尽管孤僻成性，刚转学过来的他人生地  
不熟，实在需要朋友。  
他就是这么一个虚伪的人，不喜欢人，却又利用人。当兵两年也是这样，说着无聊又毫无  
营养的对话、扯着宛如面具般的笑容，只为融入人群中不被孤立。  
利用别人的情谊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然后在离开时一刀两断。  
很冷血，可是这让他脆弱无依的心不再受伤的唯一办法。  
不和任何人有牵扯的寂静空间最让他感到安全。  
不会再有人来伤害他……  
黄绍儒一脸平静，澄澈无波的眼眸望着窗外透蓝的天空。  
那么爱呢？  
会有谁愿意爱这样的他，把他带离虽安全却又寂寞的密闭世界？  
突然，一阵敲门声和一道低沉的男声打断他的哀思。  
“里面有人吗？”几乎是立即的，黄绍儒的心跳猛烈地敲击着慌乱的节奏。  
“有。”他回答。应该是室友吧！

门打开，他扬起眉头，唇角，神情和善地迎接预期会落在眼前的面孔，然而事实是他必须抬起才看得到来人的脸。

好高！这人的身高一定超一百八，比一百七的自己肯定多了十几公分……

不只是黄绍儒，来人也是一脸的震惊。

有什么好惊讶的？黄绍儒望着对方睁大的眼睛，感到不解。他认识自己吗？

“嗨！”

亲切爽朗的问候把黄绍儒的思绪拉了回来，他这才发现低头审视自己的是一张超乎自己想像的好看脸庞，突然之间他感到有些羞涩。

“你好，我是新搬来的。”迎着令人心跳加速的脸孔，黄绍儒用自己悦耳的声音成功地表现出平静。

“我看门口有鞋就猜你已经搬进来了。我住这间。”这名帅气洒脱的男生指了指黄绍儒对面的房间，可是他的眼睛还是一直盯在黄绍儒脸上。

“你叫什么名字？”说着，眼睛闪烁了一下。

很平常的开场白，黄绍儒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对方。但实在因为这个人的眼神太不寻常。他不禁对自己心里竟然因此产生的畏怯感到生气。

没有人看人的眼光是这样的吧！他是什么意思？

那种玩味的审视眼光让黄绍儒觉得自己仿佛只是可怜的小鱼，正被傲慢的猫挑剔着身上区区的几两肉。

尽管越想生气，黄绍儒还是尽量保持着和善的表情，不让严厉的冷漠浮现，毕竟，对方是同住的室友。

“我叫黄绍儒。你呢？”可是，声音已经淡了一些。

“我叫高启文，广告系二年级。隔壁房那个叫李成彬，是心理系四年级。”高启文换个姿势，双手插进口袋，神情轻松。

然而，他的眼睛实在太过黑亮，犀利的仿佛可以轻易穿透人心，教黄绍儒不由得恐惧起来。

用一种动物最能贴切描述高启文给黄绍儒的感觉。高启文五官深刻明显、长相英俊

身材高挑精瘦，而且他没有一般男孩子浮躁的感觉，甚至难以想像他还是学生。

室友竟然这么优秀，不禁感到自卑的黄绍儒心马上凉了半截。

“我也是广告系二年级，我是转学生。”已经全然陷入不安情绪中的他，正努力保持着笑容。

好像眼前有着什么炫目的东西似的，高启文眯起眼睛。

从刚刚就看出黄绍儒对他的恐惧，才觉得他会是个怕事的家伙。没想到还能笑得开朗可爱

……

来了个有趣的家伙。

“真的？好巧。你从哪里转来的？”他淡淡一笑。

“东吴。”黄绍儒紧张的回答。

“那是升级了，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来这念书。”高启文开玩笑道。

“我不会后悔的。”黄绍儒脸色突然僵住。

高启文一怔，他猜自己是踩到地雷了，不过懒得管闲事的他马上就换了话题。

“这么快？你都整理好了？你不是今天才搬进来的吗？”高启文看了一眼房间内整齐的摆设，他肯定黄绍儒有洁癖的倾向。

“今天一整天都在房间里整理东西，刚刚才弄完的。”

一个拘谨的小男孩啊！高启文决定了他对黄绍儒的第一印象。

“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他率性地问。

“好啊！”怕生的黄绍儒心里有些抗拒这个邀约，但他一向知道怎样对自己最好。

高启文咬着一根菸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壁，懒懒地吞云吐雾。

比一般二十一岁大男孩早熟的颓废性感在迷蒙白烟中更显惊人魅惑。他的五官突出俊挺，在不羁的剑眉之下，深邃幽沉的瞳眸像是无止境的暗夜，冷凝淡漠，又有着一丝丝伤心的痕迹。

是的，他心情不好。

因为黄绍儒，他又想起四个月前那狠心甩掉他的情人。

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黄绍儒的长相让他吓了一跳。并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和以前情人相似，而是他们感觉上像是同一种人。

同样都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高傲的眉毛。虽然黄绍儒的神情是温和可亲的，但他就是觉得眉形带着冷漠傲慢的味道。非常该死的熟悉感。

比较不一样，就是黄绍儒那小巧的嘴唇带着稚气，整个人像个天真的高中生。不过他已经二十二岁了，还比自己大上一岁。

那小子完全不知道他一边眼他哈拉，一边在观察着他吧！

“想到他完全不符年龄的稚嫩和害羞的反应，高启文皱了皱眉。这点是绝对不同的，以前的恋人任性、活泼、从不知害羞为何物。

对，那个人总是可以随心所欲说出伤人的话。

我厌倦你了！自私的声音不论时间经过多久还是这么清晰响亮的刻在他心头。

高启文烦躁地捻熄手中的菸，重新点一根，可是一个失神，他竟被打火机的火灼伤。

“可恶！”他怒吼一声，把打火机和还未点着的菸用力丢开。

“狗屎！”

高启文忿忿地站起身，碰的一拳击在墙壁上。他痛恨这样不干脆的自己，都被抛弃了还念念不忘！

“Shit！”伤恸和愤怒的粗语回荡在四周。

肌肉紧绷、精健修长的躯干熊熊烧着无形的火焰，那是方才认定高启文的主动与和善感到温暖安心时，他绝对意想不到高启文却下意识地将对旧情人的怒意转移他身上上了。

因为昨天晚上和高启文在自助餐愉快、顺利的交谈，黄绍儒对于陌生环境的恐惧奇异地消失大半，他现在觉得有同班当室友是值得庆幸。

高启文的成熟稳重让他很舒服。

大学联考重考一年、和他一样当过兵的高启文比起他来显得大方、世故许多。也许人到年纪都是这样，是他自己不正常，不像男人。

个性闭塞、长得太女孩子气，真讨厌这样的自己。

黄绍儒叹了口气，感觉胸口更闷了。

不过，事情总得有些改变。

考虑了几天后，黄绍儒还是走进这间贴着征人广告的便利商店，他略微迟疑地靠近柜台。

“请问还有在征人吗？”

“有啊。”回答的人正弯身在柜台拿东西，黄绍儒看不到他的脸。

“你等一下。”另外一个柜台人员正忙着帮客人结帐。

很快地，第一个回答黄绍儒的那个人直起身，竟然是高启文！他和黄绍儒都吃了一惊。

真幸运，有熟人在……

黄绍儒才在心里这么想时，高启文马上用低沉的嗓音泼了他一头冷水。

“没想到我和你还真是纠缠不清。”高启文转开视线，兀自苦笑道。

“啊？”黄绍儒疑惑地睁大眼睛。

各种猜测的想法瞬间闪过黄绍儒的脑中，他不确定哪一个才高启文这句话真正的意思。高启文唇边的笑容似自嘲、无奈，却也可能不代表任何意义……

高启文并没有针对他的话再作进一步解释。

黄绍儒僵在原地，直到发出另一个柜台人员对他的异样的眼光，他才蓦地脸红起来。

他知道现在的自己一定像个呆子一样，可是他不会这么轻易就被击倒的。

悄悄深呼吸了一下，黄绍儒佯装轻松地道：“他也在这里打工啊？”

高启文很明白地表示他这句话感到无聊。

他不但没有任何回应，还摆着令黄绍儒觉得陌生的表情对工作伙伴道：“他要留在这里打工吗？”

“那家伙今天心情不好，你别理他，你把这表格填一下吧。”

“好……”他慢慢地伸手接过纸笔。

反悔的话他说不出口，只因为高启文的态度就决定走人不是很奇怪吗？他们一定会嘲笑他的懦弱吧！

“你们既然早就认识，你替我的缺应该没问题，我会帮你跟店长提一下。”

“谢谢。”黄绍儒对这样的好意不禁苦笑。

回到住后，黄绍儒便一直坐在客厅盯着电视，不过他什么都没看进去，他的脑海里只有高启文唇边那意味不明的冷笑。

对容易因为一个表情而感到恐惧的黄绍儒来说，那个冷笑造成的压力太重了。

他不断在心里说服自己那不代表什么，可是被别人讨厌的凄惨感觉还是不断纠缠着他。

他不懂高启文昨天和他吃饭时明明谈笑风生，还表示会罩他，为什么隔了一天就变得怪怪的？他有做错什么？

就在黄绍儒极度烦躁不安时，高启文用钥匙打开铁门进来。黄绍儒若是猫，此刻一定已经弓起背，刺胃般地竖起全身的毛。

“啊，你在啊，我刚好买了卤味回来。”高启文爽朗的声音将黄绍儒心里的怒意猛然推向最高点。

这算什么？随便摆个脸色给人家看，结果根本就不是！

想到以后不仅要和这样难搞的人住在一起，一起上学，连工作都可能在一起，黄绍儒真的觉得自己倒楣到家！

“你在看什么？这是哪部电影？”高启文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卤味的香味四溢。

黄绍儒没有应声，也没有转头看他，他第一次这样对待别人。

这么做的同时，他也在心里问着自己，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喂，下午的事我跟你道歉。”高启文自然知道黄绍儒还在生气，他已经反省过自己了。

买卤味回来就是打算向黄绍儒陪罪，不过他本来以为老是笑眯眯的黄绍儒会一下子原谅他了，想不到原来他也有脾气。

“那时候我心情不太好，不小心就迁怒到你自上了。”高启文低沉的声音并没有太明显的情绪。

黄绍儒突然没来由的觉得无限委屈。

迁怒？他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高启文已经看准了他好欺负吗？

“喂！”见黄绍儒还是不理他，高启文感到很是不悦。以前的他或许会好言劝诱，但那是以前。

自从高启文被任性的恋人耍得团团转后，他再也不愿意对任何人低声下气，那会让他想起自己愚蠢的过去。

“这袋是买给你吃的。”高启文将两包卤味中的一包放在桌上后站起身。

“咦？”黄绍儒讶异地抬起头。

高启文居高临下地望着黄绍儒单纯的脸庞，奇异地、之前在心里聚集了的冷酷在望见他小鹿般无辜的大眼睛后竟又动摇下了。

他也太逊了，干嘛老把黄绍儒当作那个人？真是秀逗了！

“店长叫你明天中午过去一趟，我回房间去了。”说完，高启文怀着自我厌恶的心情转离开。

“谢谢。”黄绍儒呆愣了一下才赶紧道了声谢。

黄绍儒又看了他一会儿，突然觉得他的背影似乎散发着黯淡的气息。那是高挺的身材，连气质都显得比一般人更加不凡的高启文，似乎真的是个很复杂的人。

他回过头望着那包放在桌上的卤味。高启文是真的有心要道歉，所以才会买卤味给他吧？

这次的事情绝对不是自己的问题。一般人初见面时都是友善客套的，就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可是高启文不是，他很不客气，而且随心所欲。

他是他应付不来的那种类型。黄绍儒叹了一口气。

广告系的学生会不会都是些像他一样自我的怪人？

转学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逃离蔡奇铭、好不容易考上这个学校，不会被这些搞得念不下去吧？

接连过了几天平和的日子，黄绍儒后来都没机会再和高启文接触。极少数的几次照面也都只有打声招呼而已。

一开始他觉得别扭，但过了几天他便习惯了。说是习惯，倒不如说是他将自己抽离开那样的情绪，让自己不去想。

不去想高启文和别人谈笑风生，十足开朗的模样，不去想自己被讨厌的事情，反正自己和高启文那样难以捉摸的人本来就不可能成为朋友。

他觉得高启文一定这么认为。

可是，今天，也是打工的第一天，他觉得高启文又恢复他和他每一次见面时的态度。

就像现在，一个班上的同学在和高启文家暄过后，突然好奇地转过头来看着他。这已经不是第一个经由高启文的介绍而找他攀谈的同班同学。

他是有意地在帮他吗？

从高启文平淡的表情实在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黄绍儒只能兀自怀着微微纷乱的思绪，尽力和陌生的同学周旋。

“你别问他问题了，同样的话他今天不知道说了几遍，我听得都烦了。”高启文出言阻止了打算开口问问题的王建志。几个人下来，他深深知道对于初见面的的人是问不出什么有创意的问题来的。

“喔，了解。那等我开学后他自我介绍时再举手发问吧。”

黄绍儒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对啊，免得到时冷场。”

“应该不会吧？你长得这么中性，班上女生一定对你很有兴趣。”王建志笑道。

“是啊，我们班上美女很多。”高启文边替客人装袋边说：“而且几乎都没有男朋友，饥渴得不得了。”

“像我是已经贡献到外系去了，没办法安慰她们，兄弟，就交给你了。”王建志拍拍黄绍儒的肩膀。

黄绍儒听了只得傻笑。

这时王建志的手机响起，他在离开前问高启文今晚要不要打牌。高启文点头应允。

“你们常常打通宵？”黄绍儒望着高启文沉稳幽黑的眼睛，迟疑地问。

“对。”说着，高启文突然将脸别开。“你要不要也过来打？”

高启文没有办法长时间面对黄绍儒那双大眼睛。

尽管他再怎么提醒自己，但他就是不能从那双让他想起旧情人的眼睛中免疫。

“我不行，我不太会玩，而且回去以后都那么累了。”黄绍儒笑着说。

拒绝的话说得有些心虚，其实他只是不想和高启文他们有太多接触，反正高启文也只是客套地问一下，他又不喜欢他。

高启文瞄了他一眼，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黄绍儒整个人却僵直了起来。

沉郁的气氛一下子阻断呼吸，脆弱的自尊在愤怒和自卑间挣扎，方才对高启文产生的一丝丝暖意马上烟消云散。

他凭什么这样傲慢地瞄他！

“那是最容易融入团体的方式，你是转学生，心里应该明白怎么做对自己才是最好吧？”高启文低沉的嗓音懒懒地响起。

黄绍儒吓了一跳。过一会儿，他才佯装恍然大悟道：“对喔，我怎么没想到！”

高启文是在为他设想吗？

“来比较好吧，就算只是露个脸。”高启文继续说。

黄绍儒突然觉得这番话就像以前的朋友蔡奇铭会说的话，顿时，熟悉的压迫感涌现，他不自觉地皱下眉头。

记忆深处，他就一直因为被迫加入群体而痛苦不堪。

“你真的已经二十二岁而且当过兵？”瞥了眼黄绍儒脸上僵硬的表情，高启文淡淡地说：“既然怕人接近、不要别人烦你，你又何必老是挂着一副友善的笑容？”

黄绍儒大概就是那种自我意识过剩、不成熟、没自信的温室花朵。

像个胆小别扭的小鬼，睁着大眼睛杵在人前，什么都不说，却要别人主动对他做些什么？

高启文苦笑了一下。

说不定他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想怎么样？还弄得别人跟着浑身不舒服，受不了。

他高启文可不是保母，而且也没有那个美国时间。

“我……”黄绍儒感到错愕，高启文竟然这么简单就把他看透！他怎么能？

黄绍儒直愣愣地瞪着前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高启文现在一定觉得他很虚伪……

“怎么不说话？被我说中了？”高启文低沉的声音隐含着嘲讽。“其实你要怎么样都跟我无关。”

其实你要怎么样都跟我无关！

冷淡的话直刺进黄绍儒的心中。

幸亏这时没人进来，也还没人要结帐，否则急着平息脸上炙痛红潮的黄绍儒定会更加慌乱。

如果可以，他现在真想钻进地洞、或者丢下工作逃离高启文的身边。

他可以清楚感觉到心里面的自己已经哭了无数次，逃避无数次，然而这样尖锐讽刺的场面还是活生生的在眼前，逼着自己面对。

不是梦，他正和一个鄙视自己的人站在一起。

望着一脸受伤表情的黄绍儒，高启文难得的叹了口气。他有点后悔自己的口没遮拦，他根

本就不想和黄绍儒有任何牵扯。

“你别在意我说的话，我只是觉得你和笑容有点虚伪，不太顺眼。你听过就算了。”高启文随口安慰了下。

黄绍儒闻言，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望着高启文。

高启文的侧脸看起来相当冷漠，对于他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谈论著自己的弱点，黄绍儒原本充满罪恶感的心突然产生强烈的防御力量。

“我怎么样都是我的事，我这么笑是因为我只会这样，这是我的残缺，你要责备一个残废的人？残废的人没有资格用他自己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吗？”黄绍儒死命地瞪着他。

沙哑的质问声像一把刀，划过高启文的心房，他震惊的转头望着黄绍儒怒火熠熠的眼睛。

“你说的太严重了。”他几乎要笑出来，但笑意到嘴角即迅速消失。

黄绍儒仍然像只愤怒的猫，挑着眼睛直要瞪退敌方。高启文被瞪得有些恍惚。

沉默的对望数秒，高启文隐约感觉到，黄绍儒的那番话已经产生了什么，一点一滴地偷偷溜进他的心中。

这时店门铃声响起，高启文将视线从黄绍儒脸上移到踏进店里的客人身上。

“欢迎光临。”

黄绍儒抿着嘴唇，对高启文平静无事的态度很不满意。

刚刚一时冲动，竟对一个才认识几天的室友脱口说出了那些话，他现在是既后悔又羞涩。可是话都已经说出口了，就算真的被认为是怪人他也不管了。

一阵沉默之后，高启文再次将视线移回黄绍儒身上。

“说什么残废嘛！我又不是要责备你，或许有一点吧，我只是很疑惑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好过一点。你那种勉强自己的样子我看了很不舒服。”说着高启文突然自嘲地笑了笑。他自己就是个残废，有什么立场去压迫黄绍儒呢？

“是吗？让你不舒服真是抱歉。”黄绍儒冷哼了一声。

“反正是你自己的事，长大这种事谁也帮不来。”高启文耸耸肩。他是个思想自由的人，很少会去管别人的事情，刚刚只能算是一时冲动，软弱的人谁见了都会一时气不过，忍不住想推他们一把吧！

黄绍儒微微转头望着高启文冷静的侧脸。高启文明明小他一岁，讲话却总是那么老气横秋。

“其实你是因为太害羞吧？笑容大概会让你觉得比较好受，而且乍看之下会以为你是个开朗活泼的人。”高启文继续说。不过因为他不是个内向害羞的人，并不是很能理解害羞的人的行为反应。黄绍儒才退去的红潮又汹涌地袭了上来。

“我看你自己都搞不懂自己，脑袋一定也乱七八糟的。”高启文轻轻笑出声。

被他的笑声弄僵了表情，黄绍儒却还是出声的回答他。

“大概吧。”

被人了解的感受就像道可口直沁人心的佳肴佳饌，没有人可以在尝过之后不受感动。黄绍儒现在好想哭。

从来没有这样中肯地和他谈论这种事，就连他多年的好友蔡奇铭都不能不带指责。可是今天，他在工作的柜台后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包容……

## 第二章

---

“刘沛的考试都考他上课的笔记，所以待会儿要专心抄笔记啊！”高启文拍拍黄绍儒的肩膀道。“我们都靠你了。”

“没错，你刚转进来，比较有耐心抄，我们去年也是被他教的，真是受够了。”王建志抱怨连连。

“喔！”黄绍儒老实的点点头。

“小志，你又不是人家的同居人，有什么权利拜托人家？”

“我是他的牌友不行吗？”

“刘沛进来了。”高启文提醒一声。黄绍儒乖乖地拿出笔记本。

开学上了几堂课后，黄绍儒发现高启文真的满照顾他的。除了一些琐事的提醒和帮助，他还技巧性的介绍他给班上同学认识，让一向拙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很自然地打入这个班级中。

那天在店里谈过后，他和高启文都没再就那事做任何讨论，一切都和平常一样。

不同的是，他心里对高启文的感觉亲近了许多，但还不至于到好朋友的程度，因为高启文真的是他最不会应付的类型。

高启文太过聪明、成熟，在他面前，他总是像个手足无措的小孩，时时要注意自己有没有犯错。

黄绍儒唯一长时间交往的朋友只有蔡奇铭一个，但蔡奇铭却背叛了他。

想到这里，那足以令他呼吸急促的痛楚瞬间攫住了他的心。

他是逃出来了，可是记忆的牢笼还是紧紧捉住了他。如果救赎真的存在，伸出援手拉他一把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会是高启文吗？

黄绍儒偷偷瞄了一眼高启文。

如果和他成为知心朋友，应该会很幸福吧？

脑袋突然顿了一下。

幸福？那好像是恋人之间才会用的字眼！

黄绍儒觉得自己真是神经得可以。

“喂，上课不上课，你一个人在偷笑什么？”高启文转过头来。“你忘了你答应要负责笔记的吗？”

“对喔。”黄绍儒点了下头，收回游走的心神开始专心上课。

高启文见他乖乖听话，遂放心地转头继续听课。虽然老师教得很烂，笑话也千篇一律，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听下去。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混下去了，上学期期末考被他考得一塌糊涂，甚至差点被踢出校门。爱情使得他的生活混乱失序，不过现在都结束了。经过剧烈转变的生命已无法回复到原来的模样，就当那是一场人生中必然经历的成长磨难吧！

他现在要做的，是拾回正常的生活步调，让痛苦慢慢平息。

“怎么样？这节课有没有打击到你对广告系的期望？”高启文起身时，随口问着。

“还好，我也没对广告系有太大的想像，台湾的教育都差不多，不过还是比我原来科系有趣多了。”黄绍儒跟着站起身。

他对很多事情都是抱持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没有什么非要不可的热情，反正就让时间带领着自己前进吧！

“其实要看老师，你有没有修王平一的音乐概论？他的课非常有趣，场场满喔！”王建志道。

“那是一年级的课吧，因为和行销学冲堂，这学期我没办法修。”

“啊，真可惜耶，他是个很热情的老师，上他的课真是很棒。”

“喂，你们要在那里聊到什么时候啊？我肚子饿了。”高启文不耐烦地催着王建志和黄绍儒，他和其他人都已经走到门边了。

“要上哪儿吃？”

“逛逛再决定吧。”高启文无所谓地回答。他的身高、气势，以及说话的方式让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团体中的领导人物

一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头聊到校门口，黄绍儒这才告诉他们他要去上课。

“什么课？”高启文懒懒地问。“广告学。”黄绍儒近乎讨好地笑道。

“喔，那我们去吃饭了，Bye。”

高启文平淡的语气让黄绍儒有些失望。

他还在期待什么？

“明天见了。”王建志向他挥手道别。

就在高启文一行人才转身在步出校门，一辆红色的跑车突然朝他们冲了过来，在千钧一发之际又突然停住。

“哇！”黄绍儒还没来得及移开脚步，他和王建志同时被这惊险的场面吓得惊叫一声。

是来寻仇的吗？追念头才在黄绍儒的脑中形成，红色跑车的车门合适地打开，一个长得非常妖艳的俊美男子走了出来。

黄绍儒整个人呆住了。没想到男人竟然也可以这么闪亮，甚至和好莱坞巨星一样散发着等

贵的气势。

“启文……”高启文的朋友担心的望向僵硬直背脊、面无表情的高启文。

黄绍儒见状惊讶地张口结舌。那美男子是来找高启文的？

警卫似乎也被这突兀的男人吓了一跳，完全忘了要执行自身的职责。

美男子就这样含着笑，朝高启文他们走去。

“Shit！”高启文突然移动脚步，笔直往他走去。他知道他若不自动上车，待会儿什么更难以收拾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耶！”黄绍儒睁大眼，看着高启文故意和那男人错身而过，冷淡至极地坐上那辆红色的跑车。

美男子丝毫不以为然，他优雅地一转身，跟着走向他的车子。

坐在驾驶座旁的高启文脸色拉得臭长，直直地瞪视着前方，没有再看他的朋友一眼。而他身旁的美男子则迳自愉悦地倒车，然后若无其事地飞车离去。

“喂，醒醒，你不是要去上课吗？”王建志拍拍黄绍儒的肩，把他的神智唤回来。

“啊，是啊，可是刚刚那个男的？”黄绍儒疑惑地看着高启文的朋友们。“你别担心啦，那男的是高启文的……”

“小志！”有人对王建志使了个眼色。

“应该没关系吧，绍儒是高启文的室友，迟早都会知道的嘛！”王建志说着再度转向黄绍儒。“而且，绍儒你应该不是那种死板的人吧？”

黄绍儒机械式地点点头，脑子里却全是问号。

“那也不必在这里说吧？”说着，大伙儿走到偏僻的角落。

“那男的是启文的情人，可是四个月前，他突然把启文甩了。”

“对啊，害启文消沉了好久。”

“那男的……是启文的情人？！”黄绍儒发现自己很难进入状况。

“是啊。”

“长得不错，不过个性好像很差劲。”王建志猜想高启文现在一定又被那里折磨了。

“喔。”黄绍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启文是同性恋？看起来不像啊！

“对了，启文一回去叫他打电话给我们。”王建志很担心高启文的状况。他很清楚高启文当初深陷情网，不可自拔的痛苦。

“好。”黄绍儒无意识地点下头，僵硬地转身离开。

好像有什么地方怪怪的，偏偏他的脑袋像是整个石化一样，怎么也转不动。

高启文是同性恋？整堂课下来，黄绍儒了直在心里问着自己这个问题，根本就无心听讲。

他完全看不出他有这种性倾向。

他觉得高启文和一般男孩子没有什么不一样啊！顶多是更加成熟深沉。

对于同性恋，黄绍儒虽然没有厌恶、恶反感，但他还是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他从来没有遇过真正的同性恋，突然之间知道他的室友——那么充满男子气概的人，竟然喜欢男人，他真的很难相信。

而且，那的确是超乎常情的吧！一般有是拿道德标准去衡量这样的爱情，可是王建志他们却一点也不觉得那有什么。

他们的态度才是让他感到冲击的。

是因为念广告的人思想都比较先进、开放，还是只有他们比较特别？

黄绍儒实在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和自己以前认识的人大不相同。

呆了半晌，他开始思考一个攸关自身的问题。

以后怎么办？

黄绍儒问自己。他要怎么面对高启文？

“怎么？见到我这么不开心吗？我可是大老远从美国飞回来找你的耶！”陈亦帆慵懒的嗓音瞬间将车内沉默的气氛催化成琥珀色的迷离炼狱。

在陈亦帆织就的各种地狱里，自始至终，受苦的永远都是高启文一个人。

像是要平息胸口沉郁的痛楚，高启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回话。

“你想知道我来找你的理由吗？”陈亦帆顿了一下，浅笑地望着他。

一如预期，高启文仍不发一语。

“我是来请求你的原谅的，一个月的分离让我明白我绝不能没有你。”柔和的嗓音似乎饱含着浓郁的情感。

车子平稳的在路上滑行，没有人再开口说一句话。

高启文一直将视线走在前方，他没看陈亦帆脸上的神情，因此无从确定他所说的话有几分真心。

不过那样的说辞不是第一次出现，甜蜜的话语只会将高启文才结痂的伤口再一次扯裂。

四个月前的心碎记忆并不是就此烟消云散。

可惜他的决心陈亦帆并不了解。

陈亦帆正因黄昏的浓艳天色感到心情愉快，对于高启文的沉默他一点也不以为然。

“到了，一个朋友借我暂住的，十楼最里面那间。”说着，陈亦帆把车滑进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你可以说出你的目的了。”高启文有些不耐烦地道。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定地望着前方，表现得相当冷漠。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了？不过，如果你问的是我带你到这里的用意，我就觉得你根本明知故问。”说完，陈亦帆突然转身扑向高启文，吻住他。

高启文反射性地转身伸出双手阻挡，却来不及阻止。

陈亦帆的吻就像高伏特的电流，轻轻一触即教人失魂。可是高启文在短暂的晕眩后，还是奋力地强迫自己恢复理智。

熟悉体香、温润甜美的唇去……但他不会再被迷惑了！

陈亦帆睁开眼睛，发现高启文正冷漠地望着他，遂稍稍将唇移开。

如猫般狡猾的笑意闪烁在陈亦帆的眼底。

“你不要我？”湿濡的唇荡漾着最邪恶的诱惑。

瞬间高启文的身体背叛他的意志。

“你到底想怎样？”高启文愤怒的低吼。

陈亦帆不急着回答这个总是。他伸手往高启文鼠溪处一摸，然后便呵呵笑了起来。

“你想要？”

“你到底想怎样？”高启文咬牙用力将他的手拨开。“我不是你玩得起的那种人！”

陈亦帆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许下什么承诺才能让高启文对他软化。他不该来找他的，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来了。

“不能破例一下吗？当个做爱的朋友对你来说那么难吗？陈亦帆挑逗地笑望着高启文。

高启文冷笑了一声。“你做爱的朋友到处都有，又不缺我一个，何必强人所难？”

“你变坏了。四个月的时间就足以让你从我这里免疫吗？”陈亦帆笑得邪气，一手勾起高启文的下巴兴味盎然地审视着他。

这个曾经那么疯狂的爱着他的男孩看来真的受了很重的伤。他警告过他的，可惜最后彼此间都没有出现奇迹。

现在，他是要吞噬他的猎物还是同情地放了他？

“放了我吧。我们不要再见面，你也不要再到学校找我。”高启文拨掉陈亦帆的手，别开脸。

高启文苍凉的嗓音可以感动任何人 除了陈亦帆外。

“你这狠心的小鬼。”

嗔骂了声后，陈亦帆快速地跨坐在高启文的脚上，用力地抱住他的头，如同疯狂噬猎物的野兽般热烈地吻着他。

湿滑的舌熟稔地磨擦、交缠着高启文，技巧高超的他一下子就瓦解了高启文的意志，让他再度臣服于他点燃的爱欲之火下。

“啊……”忍不住的炙热喘息从高启文口中逸出，他一手紧抓着陈亦帆的臀部，一手急切地探进他的衣服内。

就在他肌渴地索求更多时，陈亦帆突然离开他的唇，一面还用力挣脱他的钳制回到驾驶座上。

“我就说没有人可以从我这里免疫。”陈亦帆舔着唇，满意地欣赏着高启文剧烈、痛苦地喘息不已的模样。“不过，我答应放了你。”说完便笑了起来。

高启文狠狠地瞪了陈亦帆一眼。

陈亦帆那闪着戏谑光彩的眼神、傲慢的笑容让高启文感到痛苦不堪。他不敢相信他又着了他的道。

生理的不满足令他非常地难受，可是心里的悲哀更胜于此。

他知道他若要硬上，以陈亦帆的体格是绝对抵抗不了他的，甚至可能没有任何抗拒，欣然地接受他。

但是那只会让自己堕入更没有尊严的深渊。

“你很得意吧！”高启文自嘲地道。

他竟又被拿来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真想大哭。

为什么他就这么蠢？为什么就是抗拒不了他？

可恶！

高启文忍住鼻头的酸涩，紧抿着双唇。

“要我送你回去吗？”陈亦帆一脸无幸，甜甜地问道。

“不必了！”高启文狠狠地下了车，头也不回地走向停车场的出口。他警告自己，这一次一定要从这场梦魇中走出来！

高启文在六点多走进打工的便利高店，和还没换班的工读生打过招呼后，便在休息室坐了下来。

没多久，黄绍儒也进来了。

“你来了？我以为你今天会赶不上打工。”黄绍儒一看到高启文听便脱口而出。他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但高启文听了之后，却以冷酷的表情望着他，他不禁害怕地退了一步。

“我心情不好，别跟我说话。”高启文皱着眉头冷淡地道。

高启文的语气教黄绍儒心里有受伤的感觉。明明知道不是自己惹他生气的，但黄绍儒就是没办法不被他的情绪牵动。

“那我先出去了。”说守，黄绍儒不自然地转身打开门。

高启文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抬起头看着他离开。

然而就在那一刹那，高启文突然觉得黄绍儒逃离的脆弱背影充满了诱惑，一股残酷的意念顿时占据了她的思绪。

他知道自己可以轻而易举的伤害黄绍儒，撕裂他的心，让他眼神中充塞的不安情绪超过负载。

他想像着黄绍儒流着泪水哭的画面，胸口猛地涌现出高昂快感让忍不住笑了出来。

“又不是虐待狂。”高启文自嘲地笑道。

“虽然真的满有感觉。”性感的嘴唇又扬高了几许。

但这样的报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更何况，就算他有些地方神似陈亦帆，黄绍儒还是黄绍儒。

高启文重重地叹了口气，如果他真那么做，他就是真的被陈亦帆彻底毁了，他不能忍受连自己的良知也被陈亦帆给弄脏。

“喂，上班了。”一个换下制服的工读生打开门唤着高启文。

“知道啦。”高启文站起身，懒懒地起出休息室。他发现他的心情突然之间变好多了。

是因为对黄绍儒的遐想吗？

偏头一看，黄绍儒正若无其事地站在柜台后工作着，然而，这样却更显得刻意、不自然。高启文忍不住扬起嘴角。

“谢谢光临。”他随意地对正要走向门口的客人说着，同时走进柜台。“你似乎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他从来没遇过这种人。

高启文突然对他说这种话，让黄绍儒吓了一跳。

“有吗？”

这小子也有这么傲的表情啊！这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吧？冷漠又带着些微挑衅的眼神仿佛在看陌生人一样。

他对他很感冒吧。

高启文浅笑地手撑在柜台上，满是兴味地看着他。

“你究竟想干嘛？一面对高启文直接得近乎无礼的凝视，黄绍儒突然生气的移开视线。

“我刚刚心情不好是因为那个载我离开学校的男人，你不知道吗？”高启文忍住笑，漫不经心说道。

“我知道。”想到那件事，黄绍儒整个脸红了起来。

“看你刚才一副害怕的样子，是怕我迁怒到你身上？”高启文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慢慢地逼问着。

黄绍儒惊慌失措的咬着唇，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那都是因为自己缺乏自信，太害怕别人讨厌他。

“或者……你是因为我是Gay所以怕我！”高启文沉凝的声音透露着他似乎受到伤害。

“不是！你不要乱想，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对你的性向……怎么样。”黄绍儒讶异地

抬起头急道。

“欢迎光临。”高启文强压抑住笑意，规矩地喊了声。他觉得黄绍儒这人还真老实。

“那是怎样？其实我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只要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就够了。”高启文闲地转过头来。

“真的？”黄绍儒睁大眼睛看着高启文轻松的神情，他第一次见到这么……自信，或者该说是坚强的人。

一般人总会在某些方面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但高启文给人的感觉是，他无时无刻都是这么坦荡地活着。

“我家里就我妈一个，而且她已经改嫁了，所以我很幸运，不用背负什么传宗接代、伦理道德的包袱。”高启文直率的说道。

黄绍儒怔怔地呆望着高启文，根本忘了要工作，幸好客人很聪明的选择高启文结账。

“你家呢？”

“我家也是只有我一个小孩，可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很大。”黄绍儒仿佛被催眠似的，想也没想使说了出来。

“看得出来。”高启文了然地点了下头。“你一副受压迫的样子。”

“什么意思？”黄绍儒皱起眉头。

“啊，你别生气，我只是觉得你满软弱的，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掌控自己的生命。”

“你就懂得掌控了啊？”黄绍儒冷声道。

“真的生气了啊！”高启文笑了一下。“我很清楚自己存在的价值，根本不用别人特地指引目标给我。”

高启文在说这些话的完全没有骄气，自然地就像在说自己的血型星座一样。

“真羡慕你。”黄绍儒羞涩地笑了笑。

“我觉得这是有没有想通的问题。达成了父母亲的期望又如何，那只不过成了他们虚荣、炫耀的工具，如果你不喜欢，就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生命应该是自己的。”高启文耸肩。

“客观的说，你的话很有道理，可是实际上要做到这太难了。而且这样会不会太过自我？说不定是不对的。”

“人活着什么是最重要的？又是为了谁而活？应该都是自己吧。为了别人而活的生命在我看来就像是冒名顶替的膺品。只要不刻意去伤害人，活得快乐有什么错？”高启文语气平稳地道。

“活得快乐不是件容易的事。”究竟怎样才能快乐呢？他不知道。

“是啊，无可避免的不快乐不说了，可是像刚刚你明知道我不是因为你而心情不好，你还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这样做不是很冤枉吗？”

话题又绕回到刚刚的事情上，黄绍儒知道高启文是一番好意，他垂下头，决定再把心打开一些。

“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我爸打吧，他心情不好就打我出气。”

所以心底的恐惧就这么一年复一年地累积下来，至到现在，他对男人都有股畏惧感。黄绍儒才说了几句便陷入自己的思绪当中。

高启文怔了一下，“喔那就比较麻烦，潜意识这玩意儿要说服它满辛苦的。”

黄绍儒的晏头猛地酸了起来，他赶紧深吸口气镇定心神。

“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些必须面对的课题，我只能祝福你了。”高启文温柔地拍拍黄绍儒纤细的背脊。

“谢了。”黄绍儒强自平静地说，然而他的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

他一直以为自己就一辈子自我封闭，无法爱人的诅咒烙印在身上，他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的同情的喜爱？

时间的意义对他而言不过就在于不停地鞭笞着他寂寞又惶恐的心，逼迫他一次次印证自己的残缺。

可是，今天他才知道，他再怎么止步不前、消极绝望，命运 或者是他的真心，已经让他踏出新的一步。

他逃到了这里，认识了高启文。

### 第三章

---

“我洗好了，换你了。”

黄绍儒一走出浴室便出声唤着高启文，然而当高启文独自站在黑暗的阳台上抽菸的落寞身影映入眼中，他的声音和动作登时停止。

同于刚刚在店里都是高启文在开导他，让他上一时忘记了高启文其实心情也不好。现在看来，高启文好像真发生了什么事。

或许是意识他的注视，高启文转身，和他的眼神对个正着。

他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当场睁大了眼睛。

高启文脸上的神情虽然忧郁，却又更显英俊。

幽黑又凌厉的视线教他无来由地慌乱起来。

现在他明白那些崇拜偶像的小女生心脏无法克制地怦怦跳的滋味了。

“你还满性感的嘛。”高启文沙哑地打破沉默。

他也一直在打量着黄绍儒。

他发现白皙肌肤透着香气、发梢还挂着水珠的黄绍儒，纯美的就像神话中描述的天使模样，那水亮的眼眸正痴痴地望着自己，教人恨不得已吃下去……

等一下，他在想什么？

“性感？”黄绍儒可爱的脸庞透露着困惑，说话时，两片红润丰美的唇瓣无邪地蠕动，完全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犯罪。

高启文忍住想吹口哨的冲动，笑着走近黄绍儒。

这小子知道自己和GAY住在一起还这么毫无防备啊？

真是不懂事。

“没什么，我要去洗澡了。”高启文摇头走进浴室。

黄绍儒在只剩下自己一人的客厅坐了下来。

心底隐约有股莫名的悸动，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

“喂？妈？”

黄绍儒语气甜了起来。

“嗯！住得很好，学校也很适应。”

他和母亲的感情很好，虽然他母亲一向处事严格，但疼爱他的心情不曾少过。也因为他们彼此的亲密，加上家中的没有女孩子，他母亲常会他诉苦，抱怨他父亲的种种。

这时黄绍儒的温柔便会彻底的流露 安抚母亲、进而逗母亲开心。

当然对于这种事情他也不是毫不觉得疲累的，毕竟父母之间的不和睦已经持续相当多年了，他们争论的事情，和个性上明显的冲突都是千篇一律。

以前他会试着劝解，但最近几年他比较不这样做了。

“今天又怎么啦？”劝哄的声调是无尽的包容，此刻的黄绍儒是如此沉稳，简直难以想像他有着易受惊吓的性格。

“嗯……对啊……”电话另一端的抱怨源源而来，黄绍儒有耐心地倾听着，“我知道，爸他就是这样……”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可以感觉愤怒不满的情绪渐渐消融，话题也转回日常生活的琐事上，黄绍儒又说了几句逗趣的话，他母亲这才开心地挂了电话。

“谁啊？你女朋友？”高启文的声音突然响起，把黄绍儒吓一跳。

“你怎么突然跑出来吓人啊！”黄绍儒下意识的按住胸口。

“我刚刚才出来的，什么都没听到。”高启文举起手在胸前交叉晃了一下。他只是依着他刚才温柔、有耐性的语气才做此猜测。

“那是我妈啦，我还没有女朋友。”

“啊？你跟你妈说话用这种口气？”

“不行吗？”黄绍儒冷冷地睨了他一眼。

“怪不得……”高启文嘲讽地勾起嘴角。

“什么？”黄绍儒语气相当冲。

“恋母情结，长不大的小孩！”

“恋你的头，我是因为我妈老是我爸吵架，得安慰她！”

促狭的笑容再怎么迷人，还是会惹人生气。黄绍儒气得抡起拳头，嘻嘻笑着的高启文连忙问开。

“君子动口不手喔。”高启文笑道：“不过，你家的问题还真多。”

其实，他一出浴室就被黄绍儒在电话中交谈时的从容神态和快乐语气迷惑住了，他以为他只有小孩子脾气，没想到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望着高启文，黄绍儒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他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在他面前直接把情绪表现出来，看看他现在的举动，这是一向习惯伪装的自己不敢做的事。

“你母亲很依赖你？”高启文的问题将黄绍儒的思绪拉回来。

“一点点吧，毕竟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你呢？”黄绍儒抬眼望着他。

“我妈很独立，虽然和继父结婚了，她还是很强势，我一点都不用担心她。”

“喔。”

“现在我只要烦恼自己的爱情问题而已。”高启文往后躺在椅背后，呼地吐出一口烟圈。

“啊！小志要你打电话给他们。”黄绍儒这才想起来。

“明天就可以见到面干嘛打电话？”

“他们担心你……”黄绍儒其实很想问他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又怕惹得他不悦。

高启文自嘲地笑了。“我已经振作起来了，刚被甩的时候更惨，你没看到。”

“为什么？”黄绍儒忍不住问。

“为什么被甩？还是他今天为什么找我？”高启文嘴角虽带着笑意，眼眸却无比的幽黯冷静。

黄绍儒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今天是来确定我对他的痴迷，被甩的原因，表面上说是他厌倦了我，但我知道那是他想从我身边逃走的借口。”高启文嘴角的自嘲意味更深了。

“他为什么要逃？”黄绍儒眼睛依旧睁的大大的。倏地，他想起下午那男人惊人的美丽，他大概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因为他怕爱。他宁愿继续游戏人间也不要我的爱，更不要自己爱上我。”

在香菸的白色烟幕后，高启文的神情显露出些许的激动。

黄绍儒见他这个样子，觉得他好可怜。感情就是这种折磨人的事，总教人无法自拔地陷在痛苦之中。

“我们是PUB里认识的，他看上我，马上就带我上床。”高启文突然说起他陈亦帆相遇的过程。“但对我来说，那并不是一夜情，因为我第一眼就爱上他。”

对黄绍儒来说，这些话实在太具爆炸性了，他从没听人这样露骨的谈自己的私生活过。

“我持续和他来往，自信地以为可以让他也爱上我，可是最后我赌输了。”

富含哀伤的声音沉沉地流泻，黄绍儒马上便能理解高启文那和一般爱恋扣的男女没有两样的真挚情感。

“说不定他也爱你，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他情不自禁要安慰高启文。

“我宁愿他不爱我，这样我才不会太心疼他。”

高启文黯然起身将香菸捻熄。

“他是学生吗？”听不太懂的黄绍儒只好问他别的问题。

“不是，他是几家PUB的股东，业余室内设计师，今年二十八岁。”

大他六岁啊！不知道自己再过六年会不会和他一样……

一样什么？黄绍儒的思绪到边突然打结。

“性经验丰富却心灵空乏的家伙。”高启文骂了一句，然后他注意到黄绍儒尴尬的神色。

“这对你来说是成人世界吧？”

黄绍儒僵硬的点了点头。

高启文笑了笑，将话题换了个方向。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我看你对班上的女生都满好的。”

直到这个话题出现，黄绍儒整个人才完全松懈下来。

“怎样的女生？可爱的吧，不要太活泼，因为我不太喜欢说话。”

“班上女生好像都很活泼耶。”高启文笑道。

“对啊，满累人的。”想到她们刁钻的模样，黄绍儒无奈地闭起眼睛。“明天还要被她们拉去拍照。”

“为了进阶摄影的课？”作业是要交出六张人物照片，高启文已经和王建志约定互帮帮忙。

“对啊。”

黄绍儒因为是转学生，必须先修一年级的基础摄影，可是班上一堆修进阶摄影的女生一直对他虎视眈眈。

“有人帮你拍写真集还不好！有没有露点啊！”高启文暧昧地眨眨眼睛。

“露你的头啦！”黄绍儒没好气的骂了一声。

“好色！”高启文笑得更加邪恶。

黄绍儒呆了半晌，随即红了脸蛋。“不跟你抬杠，我要去睡觉了。”他意识到自己落荒而逃的样子，可是他真的不懂如何应对这样的说笑。

高启文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浅笑的望着他离开。

隔天，上完三点的视觉传播课，黄绍儒就跟着班上几个女生到一楼的摄影棚。

她们几乎都人手一台单眼相机，对于还在上基础摄影、还在玩简单的太阳照片的黄绍儒来说简直羡慕得要死。

几生女生叽叽喳喳，各有各的想法，还不时要黄绍儒提出意见，搞得他晕头转向。

“你们怎么没有先构思？”现在才讨论不是太他促、在没效率了吗？黄绍儒暗忖道。

“有啊，可是宜君她不喜欢，要我们重想一个。”蔡美婷说完又继续加入讨论。

最后终于决定好了几个方向，黄绍儒便走到搭好的布景前，像机器人一样听口令摆动动作。

他今天穿得很休闲，一件牛仔布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脚上是蓝色球鞋。她们要他表现出十七岁少年的忧郁。

可是他明明二十二岁，而且什么是十七少年的忧郁？

什么矛盾的阳光少年却透着淡淡的悲伤，他对这些小女生的用词简直一头雾水。

“好了！”蔡美婷大声宣布。“现在脱衣服。”

几个女生去调整灯光的位置，蔡美婷和刘宜君则表情严肃地走向黄绍儒。

“好了？我可以走了？”黄绍儒低头看着个性颇强悍的刘宜君。

“不是，我们现在要拍男人青涩的身体。”

青涩的身体？“我知道自己的身材不好，可是你们也不用这么强调吧！”

“哈哈，伤到你的男性自尊了吗？”几个女生咯咯喜笑。

“好歹我二十二岁了，已经是成年了。”

“好啦，把上衣脱掉吧！”一句话就把闲聊的气氛又带回正题上。

本来男生光着上身是很常见的事，可是这种不寻常的状况下，突然被要求这么做，黄绍儒觉得很怪。

他本想拒绝，然而女生们威胁利诱，他只好当着众人的面脱去上衣。

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女生们惊喜的表情，尖叫声都让他觉得很尴尬。

他究竟是为什么要来这里找罪受啊？

“哇，绍儒你皮肤好白好细喔！”说着竟然摸了他一把。

“快拍啦！”他已经很不耐烦了。

“你小心被启文袭击喔。”蔡美婷暧昧地笑道。

“啊？”黄绍儒不解地皱起眉头。

“对喔，他们住在一起！”一下子又是尖叫四起。

黄绍儒真的搞不懂她们兴奋什么。“喂，你们再不拍我要先走了，摄影棚很冷耶！”

“你觉得启文怎么样？”一个女生兴奋地问他。

说人人到，高启文和王建志两个人正好走进摄影棚。

“什么怎么样！”高启文一派悠闲地看着黄绍儒被女生包围的画面。当然，他没忽略在明亮的大灯照射下，黄绍儒那诱人的滑嫩肌肤。

“启文！”几个女生不好意思地和他打招呼。

“你们拍完了没有？下一个时段是我们的喔。”高启文含着浅笑轻松地道。

“还没啦，启文你也可以拍绍儒嘛！”

“拍他啊……”说着，高启文朝黄绍儒望去，刚好黄绍儒也转过头来，两人的视线就这么对个正着，害他当场打了个寒颤。

光裸着上身，露出纤细体态的黄绍儒，侧过脸望着他的表情看起来楚楚动人，充满吸引力的圆润眼眸几乎要夺走他的呼吸……

不行，这种类型绝对碰不得！

高启文脑中突然无缘无故浮现句话，顿时让他心中警铃大作。

他想碰他？

看来得小心一点了。就算那家伙长得再好看，他也不想沾惹那种别扭的个性。

他既不是心理医生，也没有多大的同情心，才不要让自己那么累。

最后一堂课下时，黄绍儒回绝了女同学们为感谢他帮忙充当模特儿而请吃饭的邀约，一个人走出学校。

这几天以业，除非和高启文上同一堂课，否则他都一个人走。

他仍旧习惯性地和他人保持距离。虽然经由高启文的带领，很多人会主动找他攀谈，但他总有意无意地拒绝人家。因此，一阵子之后，他的存在就变得安静无害、可有可无。

他曾想过要好好经营人际关系，毕竟那事关自己未来的人脉，可是这终究不是做得来的事。

只有在独自一人时他才能够感到安心。也许是他太懦弱吧，人要突破既成的生活模式必须具有面对不安的勇气，而他却屈服于日复一日的平稳安定，就这么退缩在自我的保护壳中。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自己，面对高启文却一点也不会觉得局促。两人同处一室，他就算是沉默无语也不怕高启文的奇怪。高启文想说话就会说话，不说话便静静地做自己的事，完全不勉强彼此。

黄绍儒第一次和高启文这种教人要放松、不会感到压迫的朋友交往，这样的幸运常让黄绍儒不敢置信地高兴半天。

一个多月的相处下来，他对高启文的为人渐渐有些了解。以前会和他产生冲突都是因为高启文率直。有说直说的个性，明白这点以后，他和他相处突然觉得安心。

因此，尽管两个人的个性相差甚多，甚至有时候高启文的成熟、世故会不经意地伤到黄绍儒，黄绍儒仍然越来越喜欢他。

他甚至觉得，说不定自己会因为高启文而变得成熟些……

沉浸在思绪中的黄绍儒慢慢地走在人行道上，没注意到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不久，豆大的雨滴便急速地落下，雨打在身上的刺痛唤醒了黄绍儒的沉思。

“下雨了！”他这才急忙跑了起来。

离住处还有一段距离的黄绍儒，看来注定是要变成落汤鸡了。

当黄儒全身湿透、狼狈不堪的走进客厅时，高启文讶异地睁大眼睛。

“你怎么不打电话叫我去接你？”他今天很早就没课，早早就回来了，刚刚看到窗外雨那么大还在想黄绍儒会不会向他求救。

“我想反正跑一下就到家了。”黄绍儒笑了笑，他并不想麻烦他，况且，他一向习惯求助于人。

“你淋得真惨！”高启文看着发上仍不断滴着水滴的黄绍儒，充满同情地皱起眉头。

“对啊。”黄绍儒拨开贴在脸上的乱发，露出俊雅的脸孔。

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动作仍然斯文优雅，整个人突然散发出一种特殊魅力，高启文连忙将视线移到电视上。

“你快去洗个热水澡吧，不然一定会感冒。”

“嗯。”

衣服黏在皮肤上的感觉让黄绍儒很不舒服。他走进浴室，想先将湿掉的上衣脱去换洗的衣服。

就在他把最后一件下衣脱掉时，突然想一个女同学拜托他的事。

还是先跟高启文说！免得等一下忘了。这样想着，黄绍儒便走浴室，似乎对于自己光着上半身的模样不以为意。

“启文，蔡美说她明天不能跟你们开会，她要去看医生。”他走到高启文身边道。

“喔。”高启文下意识抬起头，在望见黄绍儒的样子时却突然愣住。

他的视线刚好停在黄绍儒单薄的胸膛上。

黄绍儒那被雨水滋润过的白皙肌肤好像珍珠一般，不但滑润诱人，还莹莹散发着光泽。

纤瘦的肩骨、柔弱的颈项又是多么强烈地刺激不禁浑身都热起来。

他咽口水，然后移开目光。

才说过要小心这小子，没想到又被他挑动。

难道自己真的那么色？还是欲求不满？对漂亮的肉体诱惑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高启文开始感到焦躁不安。他现在可是一点都不想再陷进那种事……

“她要你把开会结果用电话告诉她……”

黄绍儒话突然停住。表情显得相当迟疑，一瞬也不瞬地凝望着高启文。

不会吧……

刚刚是因为身上黏黏的，他才没把衣服套回去。

他以为男生光着上身应该是很常见的事，虽然他并不常这样子，但他从来没想到有什么问题。

他不该忘记高启文的同性恋！

“那我……我进去洗澡了。”黄绍儒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一时竟有些结巴。

看到黄绍儒慌张的模样，高启文忍不住感到有些生气。

气自己，也气他。

“你好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高启文把头转回去，继续瞪着电视看，“以后麻烦你自己多注意，不要再这么毫无防备。”

高启文没有否认，反而以低沉的嗓音明白地警告着黄绍儒。

闻言，黄绍儒脸上瞬间红透。

他不知道会这样……

羞涩及惊慌让他完全说不出话来。

高启文也没再出声。

在巨大的雨声下，两人默不作声气氛显得无比沉重诡异。

黄绍儒不知所措地呆站了一会儿，最后确定谈话到此告一段落，他才慢慢走回到浴室。

“可恶！”

高启文才在只剩自己一人的客厅叹息似的咒骂出去。

#### 第四章

---

星期天，却下着滂沱大雨。

黄绍儒醒时看到窗外阴暗的天色，整个人顿觉慵懒。

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他的肚子开始感到饥饿，不得已只好起床。

摇晃着有些昏沉的脑袋来到浴室，刚好和盥洗完毕的高启文撞个正着。

“喂，还没睡醒啊？高启文赶紧伸手扶住向后倒去的黄绍儒。

“对不起！”黄绍儒惊吓地瞪大眼。

等他站稳后，高启文才收回身走开，一边还抓着头上的乱发，模样十足的狂野不羁。

黄绍儒年看着他裸着上身的背影，突然想起那个下雨天发生的事。

那天之后，原本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高启文，但高启文却一点改变也没有。态度几乎和以往没什么两样。

于是他也渐渐的放开自己，尽量不再去想。

但其实他是忘不了的。

想到自己对那富含魅力的高启文竟然有那么一点点的吸引力，他在觉得不可思议之外，忍不住偷偷地感到有些高兴。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不讨人喜欢，个性觉闷，冷漠，长像也不具亲切感……

啊，在想什么？黄绍儒笑着摇摇头，开始盥洗。

事实上，黄绍儒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的朋友也不讨厌自己而感到高兴，并不是因为他想到高启文有暧昧的牵扯。

所以，在别一方面他还是会感到困扰。

像是高启文凝望着他的那种眼神。

那天之后，黄绍儒对高启文投注在他身上的视线开始变得比以前敏感，他发现高启文常常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而且每每在他察觉到时又迅速地将视线移开。

昨天晚上打麻将的时候也是。高启文就坐在他的对面，他几乎不敢抬起头来。

黄绍儒不只一次在心中问自己，高启文那带着悲伤的眼神究竟在望着什么？

当然，他猜不透高启文。

也许时间一久，答案自然就出现了吧。

黄绍儒梳洗完毕后，肚子饿的感觉更强烈了。

可是他库存的泡面已经吃光，外面又下着大雨，不想出去。

就在他烦恼的时候，高启文的声音从厨房去传来。

“我要做蛋炒饭，你吃不吃？”高启文大声问。

“要！”黄绍儒几乎出于反射地大声回道。

他不是第一次吃高启文煮的东西，但这么坦率地答应却是第一次，因为他肚子真的太饿了。

只见高启文伸手在冰箱里翻来翻去，找了半天才找到两颗蛋，半根红萝卜和一小包快烂掉的四季豆。

说起来，这个冰箱几乎可是说是高启文个人专用的冰箱，里面的东西全都是高启文买来摆进去的。

但是，除了啤酒、饮料之外，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吃过的、看起来上一点也不可口的东西，因为高启文并不常下厨，而黄绍儒则是完全不会。

“就这些了。”高启文走到流理台，开始动作。

感觉到黄绍儒跟了过来，他露出一抹浅笑。

水龙头流出的水哗哗地响着，有一会儿，这是厨房里唯一的声音。

高启文并不讨厌煮饭做菜，只不过自己煮给自己吃实在让他提不起劲来。

他的室友，一个大四学长常常不在，另一个则人我之间分得太清楚，不轻易受别人的好意，每次总要他好说歹说一番才无客套地坐下来吃饭，搞得他比做饭还累。

几次下来当然就没什么兴致了。

今天是因为雨势太大懒得出去，才说要做蛋炒饭，没想到这一次黄绍儒会这么坦率地说要，他还真不敢相信。

不过由此可见，人的生理基本需求还是胜于自尊和原则的。那家伙一定是饿昏头了。

“要我帮什么忙吗？”黄绍儒望着高启文修长的手指问。

“你看就好，你不是不会做饭吗？好好跟我学一下吧！”高启文勾起嘴角，俐落地将红萝卜切成片。

“你厉害。”黄绍儒几乎要被高启文灵活的手指迷住。

“改天再让你真正大开眼界，现在不过是小CASE。”瞬间，高启文已经开始在炒菜锅内翻弄着爆香料和红萝卜四季豆，效率惊人。

“是吗？可是之前几次你不是炒面就是煮意大利面，你还会做更难的吗？”黄绍儒开玩笑地道。

“喂，不会做饭，不要随便把别人看扁喔。”高启文微勾起嘴角，把白饭倒进锅中。

“谁说我不会，就怕你不敢吃。”黄绍儒挑眉道。

“我是不敢吃，你说对了。”高启文咧嘴一笑。

黄绍儒也笑了。

闻着教人更感饥肠辘辘的香味，他心中感到一抹的闲适，甚至有那么一丝丝幸福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个等待母亲做出最喜欢吃的菜肴的小孩子一样。

的确，此刻的黄绍儒，脸颊因为笑容而微微鼓起，浓密的睫毛轻轻颤动，半掩着眼眸则透露出饥饿的渴望，看起来十足是个小孩子的表情。

在一旁帅气地挥动锅铲的高启文不禁想到，卸下防备的黄绍儒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转开视线，高启文微微一笑。

气氛好像变得很温馨嘛！

一股温柔的情绪开始在他胸臆间窜动着，他决定暂且不去思考这一切，就让自己去感受。

黄绍儒可爱的笑容让他整个人如沐春风，他很久没这么轻松愉快了。

黄绍儒和高启文坐在客厅里一边吃着蛋炒饭，一边交谈，虽然大部分都是高启文在说，但因为黄绍儒很喜欢他谈论的话题，几乎脸上几乎一直洋溢着笑容。

偶尔，黄绍儒会因为高启文注视着他的样子而感到脸上发热，心中不自觉地感到无措，很希望高启文没发现他的异样。

不过高启文倒是没有表现任何讶异的表情，黄绍儒猜不出来他是真的没发现，还是故意不

动声色。

他知道高启文在直率的个性外，还有着会无法想像的复杂深沉。

聪明的高启文不可能让人猜透的，而他，自然也不会理解高启文所作所为背后的理由。

大雨仍持续地下着，嘈杂的声响从屋外直接传进室内，不到二点的天色灰暗如同夜晚。

高启文看看窗外，然后叹了口气。

“这种天气怎么出门啊！”他往椅背一躺。

“你要出门？”黄绍儒扬眉问道。

“嗯……”

高启文眼神突然一沉，让黄绍儒吓了一跳。

“去Gay, Bar, 你要不要也去见识一下？”高启文嘴角含着一个极浅的笑意。

这样的表情让他显得玩世不恭，可是同性恋酒吧没有资格限定吗？

“可以啊，而且还不用付半毛钱。”高启文轻松自若地道。

“噢？为什么？”

“我一个高中同学要请客，他家里有的是钱。”

高启文说的高中同学名叫陈彦杰，同时也是他以前情人陈亦帆的堂弟。因为这层关系，高启文很好奇他朋友见到黄绍儒时会是什么表情。

他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也会觉得黄绍儒感觉很像陈亦帆。

“这样好吗？而且你有朋友在。”黄绍儒突然不想去了，他觉得到时自己一定会尴尬。

“有什么关系，他人不错，不会把你吃掉的。”高启文知道黄绍儒怕生，平时他是不会强人所难的，但今天他就是想带他去。

他很好奇黄绍儒到那种场合的反应。

那一个欲望流动、糜烂的场合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光想这一点，就已经让高启文兴奋不已。

不过，要多加注意他的安全就是了。

要小心他被诱拐。

他很清楚黄绍儒纯净的模样会造成多大的震撼。他可不想成为推同学入火坑的罪人。

转进了巷子，气氛马上就变得完全不同。

俗丽的霓虹，淡淡地从看似普通咖啡厅的“PANIC”透出来，模糊地映照几个站在站门口附近的年轻男生。

他们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黑暗中展现自己似的，个个穿着打扮都经过特意的雕琢，黑色紧身T-shirt、黑色项圈、银色耳饰、皮裤……甚至还有羽毛披肩，四周弥漫着一丝堕落的气息。

黄绍儒望着那些带着朦胧媚态的男生，心跳突然加快了起来。

他有些畏惧待会儿看到的情景。

来到这里的人应该都非常放得开，他甚至可以想像出里面是怎样的一副景况。

如果他觉得很不自在怎么办？他对复杂的人际互动一向都很感退怯，他的自卑感不断揪扯着他的心，让他坐立不安。

“怎样？感到害怕了？”高启文斜睨着他，嘴角勾起一抹恶意的笑容。

黄绍儒讶异地抬起头，望进高启文比那夜还要沉凝的眼眸中。

“没有啊。”感到脸颊又开始发热，他连低下头。

他对在夜色中显得邪气的高启文那潇洒不羁的自信神采，产生了一种类似敬畏的心情。

为什么人会差那么多？

他好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一样……

高启文笑意加深，没再说什么。

拥有高俏身材的他在这条幽暗的巷道中相当地显目，加上英俊的脸也，几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不忍一再回头看他。

这样的情形对高启文的高中同学陈彦杰来说可说是习以为常了。

“喂，启文！”站在门边的陈彦杰挥挥手，叫唤着远远走来的高启文。

“他好帅！”站在陈彦杰身边的几个男生一看到高启文都露出惊艳的表情。“平常怎么不见他出现在这里？”

“还不是因为不想见我堂哥。”陈彦杰叹了口气。“今天是我那个害死人不偿命的堂哥跑到日本玩乐，我才敢把启文叫出来。”

“你堂哥也把他甩了？”其中一个男生相当不能置信的问。

陈亦帆人美、个性刁蛮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玩弄感情的事迹也广为流传，只是高启文那么

帅的一个男人，竟然也捉不住陈亦帆的心。

“你堂哥究竟在想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陈彦杰耸耸肩。

说起来他也有部分责任，当初若不是他，启文就不会认识他堂哥，也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今天他一定要帮启文再度复活，忘掉失恋的痛苦。

“什么嘛，他身边已经有人了啊！”不高启文渐渐走近，其中一个男生发现在高启文身边的黄绍儒。

“那是他大学同学啦，说是来见见世面的。”陈彦杰不以为意地说道。

“长得那么正，启文怎么还会看上我们？”

“咦？”陈彦杰这才仔细地瞧一眼黄绍儒，这一瞧，便再也移不开视线。

走到陈彦杰身边后，高启文忍不住笑了出来。

“干嘛？你那是什么表情？”

陈彦杰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黄绍儒的样子，他觉得很有趣。

同时，明明被看得很不自在，却仍旧下装腔作势地回瞪着陈彦杰的黄绍儒，更让他觉得可爱。

陈彦杰这才不好意思地对高启文笑了笑：“他就是跟你一起住的同学啊？”说着便开始向黄绍儒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陈彦杰，是这家伙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他跷课打架都有我一分。”

“我不觉得你是我好朋友啊。”高启文邪气地勾着嘴角。

“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可以吧！”陈彦杰瞪了高启文了一眼，然后招招他身后的三个男生，“他们是我的朋友，大家一起玩比较热闹。”

“好啊。”高启文无所谓地说。反正钱不是他出的，他怎样都可以。

面以这样的状况，还来不及感到不安的黄绍儒又再次遭遇近乎无礼的审视，他挺直了背，眉头不自觉地微蹙。

那三个男生带着些许的敌意把黄绍儒上上下下打量一遍，完全忽视他脸上冷漠的拒绝。不仅如此，就连陈彦杰、高启文也含笑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的反应很有趣似的。

黄绍儒越想越气，他们凭什么这样藐视别人的自尊！

就在他要出声喝止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开口了：“长得很像陈亦帆，对不对，像不像你堂哥？”

被问到的陈彦杰皱了皱眉头。

陈彦杰再看了几眼黄绍儒，茫然道：“我看不出哪里像。”

“你觉得不像？”高启文又挑高了眉毛，颇为惊讶。

“你也认为其实很像对不对？”一个男生得到头奖似地大叫。

高启文微笑不语，三个男生马上叽叽喳喳地吵着，硬要逼他说实话。

看着他们讨论和兴高采烈的样子，从头到尾咬着嘴唇不发一语的黄绍儒，虽然很想知道陈亦帆是谁，但却赌气不出声。

他僵硬地站在一旁，和热络气氛中的其他五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你一定是因为跟你堂哥太熟了，所以才看不出来。”一个男生望着陈彦杰振振有词地说道。

陈彦杰听了使用手指了指高启文。

“那启文怎么也会觉得像？”言下之意是高启文和陈亦帆这么亲密，怎么还会觉得像。

瞬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高启文身上。

黄绍儒突然有一种预感，陈亦帆似乎就是高启文以前的情人。

高启文耸耸肩，即使面对黄绍儒充满疑问的目光，他仍然没做解释。

“我们要在这边站多久啊？要请客的人，拿出一点诚意吧。”高启文环住陈彦杰的肩微笑道。

“是的，老大。”

于是，陈彦杰领着众人走进PANIC。

迷幻的电子音乐流泻在弥漫着华丽颓废气息的狭小空间里，笑语声和谈话再怎么难，也无法交遮盖。

舞池里一对对相拥慢舞的同性恋人，吧台、小桌子前也都男人。昏暗朦胧的灯光下，曼妙的肢体以细微的节奏蠕动着，看不清，却又是如此的不同，就像是异世界般，看得黄绍儒头昏眼花。

高启文啜着酒，笑着看黄绍儒冷漠的表情下，灵活闪动的好奇目光。

他得承认，这小子带给他无限的乐趣，光是猜他在想什么，就已经让自己兴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人真的有嗜虐性吗？看到单纯洁白的东西就忍不住想要染指，想要破坏？

陈亦帆也是这样看他吧，所以他才会弄得遍体鳞伤。

“你在想什么？”陈彦杰不怀好意地将手搭上高启文的肩膀。“一直这样看着人家，你不是在心里打着坏主意啊？”对于黄绍儒和高启文之间的关系，陈彦杰好奇得不得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在想什么？”高启文斜睨了他一眼。

“真无情，不过你那位朋友真的满特别的，都不说话。”陈彦杰小声地说。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高启文笑了一下。

听高启文这么说，陈彦杰忍不住促狭地道：“你好像很了解他喔，已经那么熟了啊？”见高启文丝毫不被自己的话摇，他又继续说：“他感觉很像一只高贵、有血统证明的猫，而且还是锐利爪子的猫。”

“嗯。”高启文表示同意。

陈彦杰一听，戏谑地望着好友的脸：“你被那只猫抓过了没？”

高启文毫不含蓄地露出满足的笑容。“有被好像搔痒一样的抓几下，如果我没猜错你的意思的话。”

“你这个人……”陈彦杰对他自大的表情又气又嫉妒，马上槌他泄愤。

这时，犹不知自己被讨论著的黄绍儒，侧过脸望着高启文：“你知道洗手间在哪一边吗？”

“那边。”高启文往前方一个转角比了一下。

黄绍儒于是站起身离开座位，纤细的身影一下子就隐没在人群中。

刚好，陈彦杰带来的那三个男人从舞池回到座位上。

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花着他的银子跳舞喝酒，十足的快乐模样，陈彦杰忍不住对高启文抱怨：“喂，既然你已经有新对手，好歹通知一声嘛，害我多带了三个拖油瓶来。”

“谁是拖油瓶啊！”三个男生人手一拳地朝陈彦杰头上槌去。

“拜托，又没有人请你当红娘，我现在不想再谈感情。”高启文浅笑道。

“啊？你对他没有兴趣啊？”忙着应付那三个男生的陈彦杰听高启文这样说，讶异地停下动作。

“是啊，怎么可能？”三个男生同时说道。

“干嘛？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高启文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可是你自己不都觉得他长得像陈亦帆吗？”

“那又怎样？”

高启文噙着笑望着其中一个男生，看得那个男生心中小鹿乱撞。

“老兄，你就别再这么顽固了。”和高启文一样，陈彦杰也十足自信地笑着。

“我看得出来，你对他很照顾，普通朋友会有人照顾得这么彻底吗？”

他刚刚就一直在观察高启文对待黄绍儒的方式，高启文或许真的还没对黄绍儒产生迷恋，但若要说他完全不动心，他是绝不相信的。

高启文仍旧莫测高深地笑道，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五个人笑笑闹闹，加上几个熟识的人也过来凑热闹，高启文他们有一阵子几乎忘了去洗手间的黄绍儒。

还是陈彦杰突然想到，提醒了大家。

“他怎么去这么久？”

“啊，该不会被那些色鬼堵住了吧？”陈彦紧张地叫一声。“他那么细皮嫩肉的，会不会被人家在厕所就给吃了？”

“启文，你去看一下吧。”说话的人推了下高启文的肩膀。

“嗯。”一直没有出声的高启文这才应了一声，然后懒懒地站起身。

和大伙儿的大惊小怪相比，真正身为黄绍儒的同学高启文反应在太奇怪了，竟然一点都不担心。

陈彦杰奇怪地看着高启文，突然，他在高启文勾起的嘴角看到一抹嗜血的笑容。

他呆住了。

“彦杰，你怎么了？”旁边的人奇怪地拍拍他。

随着高启文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内，陈彦杰才回过神。

“我替启文他同学担心。”他叹了口气道。

“启文不是去看了吗？”

“我担心的就是启文跟他，你想，启文会不会把对我堂哥的愤怒发泄在他同学身上？”

“嗯，有可能喔，被伤害过的人，通常就会去伤害另一个人。”

“而且，他又有点像你堂哥。”

陈彦杰叹息似地接口：“重点是，不论他长得像不像我堂哥，他的气质已经让他很想欺负他了。”

## 第五章

---

在路上被几个人用露骨的眼神示好的黄绍儒，几乎可以说是用逃的来到洗手间。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害怕，对于同样是同性恋的高启文，他就不这样啊？

黄绍儒皱着眉，对自己的胆小非常不耐。

带着不快的心情上完厕所，正准备洗手时，一个带着酒味的外国人走进来洗脸。陌生人的进入他浑身不自觉的绷紧，他看也没看来人的长相，一迳地洗着手，想赶紧回到高启文他们那边。

就在他低头用面纸把手擦干时，突然感有人伸手拨弄着他的浏海。他迅速抬起头，看到外国人含着笑意凝望着他。

“你长得好可爱。”外国人一口标准的国语，金发碧眼的长相，灿烂的笑容像极了杂志上的模特儿。

没想到自己真的被搭讪了，黄绍儒有些不敢置信地想着。

抿着唇不理睬外国人，转身走向门，谁知外国人竟然走过去挡门口，令黄绍儒吓了一跳。

“宝贝，怎么不理我？”外国人对着大眼圆睁、紧张后退的黄绍儒笑道：“别这样嘛，我不会吃人的。”

望着外国人令人感到压迫的强壮身躯，一股寒颤从黄绍尽头顶奔窜而下。他已经明白自己的处境了。

“你想做什么？”他压低声调愤怒的道。

“我想你做个朋友。”外国人笑得像天使一样。

“我没兴趣。”黄绍儒冷冷地瞪着他，却不敢再接近。

那高大健壮的外国人勾起他潜意识里对男人的恐惧。

他的手臂一拳就能够把他击昏吧。

“别这样，我是很诚心的。”

外国人说着便慢慢逼近他，一副享受着如狩猎般刺激的眯着眼睛。

黄绍儒急急后退，惊慌得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没有其他人进来？黄绍儒拼命问着自己这个问题，门明明是开着的……

不行！他越来越靠近了！

看见外国人离门口已经有些距离，黄绍儒一咬牙，快速地绕过他冲向门口。

心跳几乎在同时间停止，背后莫名的恐惧感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但他还来不及踏出门口，肩膀突然就被人猛力一扯。

蛮横的力量控制住他的身体，他整个完全身不由己地倒向男人怀中。下一秒，两条粗壮的手臂就把他牢牢抱住，他几乎尖叫出声。

“宝贝，你真会调情。”金发男人才兴奋说完，马上就注意到那双焦点涣散的大眼睛。

黄绍儒正被漫天涌起的残酷画面淹没。

他记起了那些无法逃脱的焦虑、男人的力气、粗暴的拉扯……

恐怖，无助……

泪水忍不住滑落脸颊。

那人似乎也被他这么害怕的神情吓到了。

“嘿，别紧张，我又没有要做什么。”他下意识地松开在自己怀中不停颤抖的黄绍儒，可是不到一秒，突然他又抓住黄绍儒的手臂。

双无助的泪眼足以挑起全天下的男人的嗜血情欲！

“你真的好可爱！”男人的眼神变得无比认真，巨大的手掌不住擦着黄绍儒细嫩的脸颊，头一低就要吻下去。

黄绍儒恐惧地望着上方男人贴近的脸，对自己的处境全然无能为力。

“滚开！”突然爆出的低吼声回荡着。

高启文一把抓住外国人的肩膀用力拉开，随即又附送一记拳头。

“嘿！”

外国人跌了几步，又抚着颊不甘心地走向前，可是在见到高启文身上凛然的气势，他突然顿住脚步。

“GETOUT！”高启文冷声道。

外国人可惜地望着黄绍儒，挣扎了半晌，最的还是只得识时务的离开。

“你还好吧？”高启文回过头望着黄绍儒，心里充满了罪恶感。

他刚刚一直待在门外，发生的事情他从头到尾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待在这种场合所以被影响吗？他竟然被突然涌上的嗜虐的心阻了脚步。

他带着好玩的心态看着黄绍儒被骚扰，欣赏着他的反抗，直到看见他的眼泪……

“我不太舒服，想先回去了。”黄绍儒拉好被扯乱的衣服，然后头也没抬地走出洗手间。

高启文脸上尽是错愕不已的表情。

明明都哭红了眼睛，怎么一下子又变得那么冷静？

“谢谢你的招待，我有点不舒服想先回去了。”黄绍儒走到陈彦杰身边，很客气地说道。

昏暗的灯光下看不出方才曾有过的慌乱痕迹，略微沙哑的声音也恰巧融入空气中飘荡的音乐，就连情绪也隐藏的很好。

只是，突然就说要走，而且是高启文去洗手间找他之后……

陈彦杰他们全都讶异地张大嘴巴，视线更是默契一致的射向站在黄绍儒身后的高启文。

你真的出手了？他们用眼神问着高启文。但高启文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完全不理他们。

“再见。”说完，黄绍儒很快地转身离开。

高启文用眼神望了朋友一下，然后也跟了过去。

“呼！”

原本还在担心高启文会不会欺负黄绍儒的陈彦杰，看过高启文脸上的表情后便完全地放下了心了。

幸好，他的朋友还是有良心的正常人，没有变成野兽。

“他们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发出疑问：“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了喔。”

“嘿嘿，我打赌他们最后一定会在一起。”

“你刚刚不是说启文会欺负黄绍儒吗？”

“你没看到刚刚启文脸上的表情。”陈彦杰咧着嘴又嘿嘿地笑了几声。

“对呀，原本还一副要吃人的模样说。”

“看来，那个黄绍儒不简单哦，竟然短短几分钟内就让启文一下子变了个人，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抓住启文的，真是厉害的小猫。”

望着黄绍儒挺着背走路的样子，高启文突然很想将他揽在怀中。

他方才显露出的恐惧、绝望，深深牵动了他的心。就好像在痛哭着整个生命的胁迫。

自己嗜虐的兽性是满足了，可是同时，也感到无比的震撼。

他让人忍不住心疼。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那么害怕？他究竟经历过什么？

“这么晚了，坐计程车吗？”走到大马路口，黄绍儒回过头问他。

两个人从PANIC出来后都没有交谈，这是第一句话。

一如往常的恬静面容，只是眼眶微红。

“嗯。”看着他，高启文点了个头，然后走到他身边。

“对不起，刚刚是我……”

“不关你的事，你不用抱歉。”黄绍儒飞快地截断他的话，别过去的脸没有任何表情。

“我应该早点进去救你的，很抱歉害你碰到那种事。”高启文实在开不了口，说自己其实一直在一旁观看着……

要是被他知道了，他对他的信任一定当场瓦解吧。

一阵沉默。就在高启文忍不住要再开口时，黄绍儒才出声。

“是我自己反应不够灵敏……”

“你没有必要这么想，是我不对。”高启文焦躁地说。

“跟你没关系，我会没有办法抵抗，是因为我本来就害怕高大的男人。”黄绍儒带着些微恨意，自嘲地道。

没见过黄绍儒这样自暴自弃的表情，高启文讶异地扬起眉毛。

“想什么？”

这时他突然想起黄绍儒被父亲虐待的事。“是因为你爸的吗？”

黄绍儒冷冷地点了点头。

高启文同情地望着他，心里微微发疼。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情绪，他就是无法自己的想怜惜他。

“我以后会帮你注意。”满腔的真诚最后也只能化做一句话，但他真的会这么做，他会帮他阻隔任何可能造成不快的高大男人的接近。

这算是他偷偷地为自己的行为陪罪吧。

“什么？”突来的承诺让黄绍儒呆了一下。

“我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

浑厚低沉的话语带着无止境的温暖包围住黄绍儒。

那并不是一般的客套话，黄绍儒感觉得出来，他正激烈嫌恶的内心一下子便被感动充盈。

姑且不论这句话的可能性如何，由这句话让他感受到被保护的安全感才是真正可贵的。他根本不曾拥有过这样的感觉……

黄绍儒轻轻点了下头，眼眶又泛起混意。

宁静的夜的气氛，慢慢的环绕上来，两人的影子默默的躺在一起，晚风也撩动不了。

然后，黄色车子滑了过来，停下，再轻轻滑开。

一路的沉默无语，高启文和黄绍儒各自带着满满的思绪回到了住处。

高启文看了眼表情忧郁的黄绍儒，心里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他被彻底打败了。

伸手打开客厅的灯，才想着该说些什么的时候，黄绍儒轻柔的嗓音倒先响了起来。

“我今天才知道……我长得有点像你以前的情人。”将视线固定在高启文宽阔胸膛的高度，黄绍儒有些难以启齿，却又怎么样都想问这个问题。“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经陈彦杰他们的谈论，他今天终于知道高启文老是用悲伤的眼神看他的原因。

只是因为自己长得像他的情人……

高启文看不到他的表情。他低垂的脸蛋让人我见犹怜。

他苦笑了一下，他该怎么说？这种事本来就不是可以随便说的吧，不是会很尴尬吗？

“你看到我的脸一定很痛苦吧？我一直都不知道……”难怪去应征工作的那一天，他会那种态度，还说自己跟他纠缠不清。

其实也真是纠缠不清啊，仗着别人的善良就得意忘形，跟前跟后的。

低低的自责口吻让高启文讶异地张大了眼睛，他没想到黄绍儒会是这么想的。虽然，的确有些符合事实。

笑意不由自主地漾了开来。“你怎么不想，我会因此喜欢你呢？”

“啊？”黄绍儒惊愕地抬起头。

心漏跳了一拍。

“开玩笑的啦。重点是，你是你，他是他，我觉得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受到影响了。”高启文收敛了笑容。这是他今天的体认，黄绍儒和陈亦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至少，就现在他而言，会让兴起保护的欲望的只有黄绍儒。

当然，他没有别的想法。

“嗯。”感觉到耳朵热了起来，黄绍儒赶紧又低下头。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样的心情，这样小鹿乱撞的状况。

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在期待些什么呢？

“很晚了，你明天一早不是有课？快去睡吧。”高启文摸摸黄绍儒的头，像在哄小孩一样。

“嗯，晚安。”明明是小自己一岁的人，但黄绍儒却还是乖巧地顺从，慢慢转走向自己的房间。

他很喜欢高启文的温柔……

巨大的力量扼住喉头，他没办法发出声音，没办法呼吸。  
火红的愤怒眼睛，粗暴的拳头，暴烈的诅咒，撕裂他。  
好痛啊！爸爸！  
呜……  
为什么……  
哀号的黑色炼狱，摆弄着自己身体的强大力量，无法抗拒。  
因为他是任凭宰割的牲畜！  
他没有灵魂，只是献祭的一块肉！  
他不能拒绝被毁坏！  
张着眼睛看清楚鞭笞自己的父亲，灼热的血液却遮盖住人的视线。  
热辣的酷刑不会间断。  
恐怖！好恐怖！爸，为什么这样对我？  
不要这样恨我啊！  
“呜……呜……”  
黄绍儒颤抖着身体，突然痛哭出声。  
泪水滑出紧闭的眼睛，黑暗的梦魇扭曲着心肺，嘶吼的哭泣声抹不去尖锐的痛楚，即使睁开了眼  
睛，悲哀却更甚。  
他握紧了拳头，用力抵在胸前，声嘶力竭地发泄。  
“别哭。”高启文伸出大掌，轻轻抚在黄绍儒湿透的脸颊上。  
被哭声吵醒，进来之后，床上的人影便揪紧了他的心。  
是什么样的恶梦让他这样痛苦的哀号？  
哭得人灵魂都要跟着发痛。  
“别怕，我在这里。”温柔地凝望着怯怏怏的泪眼，高启文发出梦呓般的声调轻哄着他。  
然而，婴孩似的哭泣表情并不曾稍有缓和，泪湿的头发散乱在因挣扎而凌乱的床单上，显得十分的无助。  
高启文于是抱起颤抖不已的黄绍儒，走向自己的房间。  
“启文？”  
直到高启文也上了床，拉过被子帮他盖上，然后轻拥着他，黄绍儒的意识才回到现实。  
这样的亲密该是要惊慌的。  
然而他只是虚弱地问了一声。  
“别怕，有我在旁边，你安心的睡吧。”轻轻一个微笑，安抚着怀中的泪人。  
“睡不着。”他没有在别人怀中睡着的经验，何况是男人，这样……好奇怪。  
黝黑的大眼睛无助地望着自己，高启文忍不住轻抚着他光滑的脸颊，“要谈谈你作的恶梦吗？”  
“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那样而已。”黄绍儒皱了下眉，像个任性的小孩。  
高启文笑了一下。“那就睡吧。嗯？”  
成熟性感的低音仿佛连严冬冰雪都可以融化。  
被这样慵懒的气息环绕着，黄绍儒忘了计较高启文哄小孩般的口吻。  
“嗯。”应了声，然后垂下眼帘。  
疲倦感袭了上来，仿佛方才他还在黑暗的恶海里翻腾，此刻他已经来到陆地上。  
终于可以安心了。  
还沾着点点晶莹的睫毛，细微地颤了一下后，便安静地歇憩在有些浮肿的眼眶上。楚楚可怜的模样，直击着高启文摇摇欲坠的决心。  
怎么办？  
看来今晚是睡不着了。  
混乱的心绪非关欲望。是罪恶感，以及一股快速升温的、令他也相当讶异的温柔心情。  
他想保护他。  
他知道，他实在没有资格这样想，毕竟，黄绍儒会作恶梦都是因为他，是他带去GAYBAR，然后又放任那个外国人骚扰他。  
他明明知道他是那么的敏感。  
在心里叹了口气，高启文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  
如果真的陷进去了，他也认了。

“你的脸好红。”含笑的目光恣意浏览着刻意闪避的脸蛋。

“你不要再闹我了，快要迟到了！”

黄绍儒气愤地蹙着眉毛。

一大早，从男人的怀里醒来，眼中映入尽是男人俊挺的鼻梁、古铜色的肌肤，谁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他究竟要取笑自己到什么时候！

“我有男人味吧。”高启文得意地笑道。在他怀中睁开眼睛的黄绍儒可是娇羞得如同新婚妻子呢，他会永远记得他那样的表情。

“才怪！你快回你自己的房间啦！”不耐地叫了一声，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高启文仍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赖着。

可恶，他到底跟进来做什么！

“绍儒。”高启文望着眼前一直不肯正视自己的人，忍不住就想要捉弄他。“别那么害羞嘛，既然我们已经……”

“你不要再闹我了。”黄绍儒气得大叫。

他绝对，绝对不要再睡他的床！

“好啦，我不闹你。”满意地笑了下，高启文站起身。

有精神就好了。

“我要跟你道歉，你会做恶梦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带你去那里的。”

低觉的嗓音迥异于方才的戏谑，诚挚的关怀满溢其中。

这人情绪转得真快。黄绍儒飞快地别了高启文一眼，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让人看见自己那副惨样，他现在只想找个洞钻进去。

“你这几天就先跟我一起睡吧，免得又睡不好。别惊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黄绍儒突然绷紧的身子让高启文淡淡一笑。“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只是想弥补你。”

他不想让黄绍儒再哭成那样。

至少，不是一个人无助地哭泣。

“你……”叹了口气，黄绍儒这才抬起头面对高启文。这是第几次的道歉了？他发现自己还真不习惯高启文低声下气的模样，他宁愿他还是以前那副我行我素的狂妄模样。

“就跟你说不干你的事，你干嘛一直拼命道歉！”刻意压低、装怒的嗓音还是掩不住温厚的善意。

高启文微笑地望着他：“你愿意让我赎罪吗？”

黄绍儒怔了怔，想到再次依偎进温柔、宽厚的胸膛，再次呼吸他清新的气息，他的脸蛋又红了起来。

“我才不要！”

黄绍儒蹙着眉头，不屑地撇开脸。

他不知道这副冷傲模样有着什么样的吸引力。

但，高启文知道。他心神一荡，好不容易才压抑住。

“不管你怎么说，今天晚上我还是会把你抱回我的床上。”高启文说着，忍不住就感慨了起来，如果这句话是对情人说的，该有多好。

“你！”黄绍儒讶异地瞪着他，他决定收回前言，高启文的我行我素根本就没变！

“我是一片好心喔！”面对凌厉的瞪视，高启文连举起双手投降。

这个人……哪有人勉强别人接受帮助的？

明白自己不可能拒绝得了他的好意，黄绍儒再次感到害羞。

“随便啦！”说完，红潮未褪的他便急急走出自己的房间。

望着他离开，高启文发现，要不被他吸引还真是难上加难啊！

真是可爱的家伙！

## 第六章

---

轻快地打开楼梯铁门，再关上时，冬季的寒冷就被全留置在门外了。  
时光以有它自己才能赋予意义的速度走过，曾经纷乱的终会归于平静。

或者，有什么正酝酿而生……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回到住处，扑鼻的香味让黄绍笑绽开。

他直接就走到厨房里那高佻的身影旁边。

“今天吃什么？”

理所当然的语气让高启文忍不住勾起嘴角。这家伙当真把他当成老妈子了。

“贡丸汤、麻婆豆腐、甜不辣炒韭菜、炸虾。”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每天变换菜色啊？

“好棒，都是喜欢的。”黄绍儒满意地一笑。

“真高兴你会喜欢，我这么辛苦也算是聊以慰藉了。”睨了他一眼，高启文酸酸的道。

“能者多劳没听过吗？煮都煮了，还这么爱计较。”

“你当然这样说。”完成了最后一道菜，高启文伸手恭请黄绍儒入座，然后才慢慢解开背后深蓝色围裙的绳结。

当原本套在脖子上的带子越过高启文面前时，高启文闭了下眼睛，额上长长的刘海微微飘动。

黄绍儒心跳漏了一拍。

启文真的很帅，而且颀长的身形实在很适合围裙。

如果这么赞美他，他一定会很高兴吧。

不行，谁知道启文说什么。他才不想让自己害羞的个性再暴露出来，启文捉弄人的功夫那么厉害。

倏地！黄绍儒愤愤地移开视线，夹起一只炸虾发泄似地咬一口。鲜软脆香，嗯……好吃。

那天他会脸红，还不是因为他突然若无其事地把围裙穿来。每天理所当然地做饭给他吃，甚至还特地去买了围裙，他当然会感动。

结果竟然是被嘲笑，说他被他的俊美迷住了所以脸红，真是自恋狂。

可是偏偏怎么辩解都不是，就这样被取笑真不甘心。

不过，说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真是进展得很快。

融洽的相处从一早醒来在浴室间，然后到晚上的互道晚安，舒适得让他几乎要怀疑刚进来时和启文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冲突，现在的他已经不会再像刚认识时那么怕他了。

那天做了恶梦以后，接着几天都被启文那强制的温柔伴入睡，尽管他的身体因为紧张而僵直，启文的态度却始终坦然。

不但不过问恶梦的事情，晚上极力安抚痛哭的人，醒来时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无所谓模样。

大概只有自己因为两人相偎的体热感到慌乱吧。面对这样体贴的启文，他的防备还能不瓦解吗？

再加上启文望着他的眼神，那已经除却了痛苦悲伤，只剩下纯粹的眼神，就像一张密实的网，无孔不入地冲击他的生活，温柔地将他的心稳稳裹住，不让它再受伤。

所以他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对启文任性吧。每天让他照顾自己的三餐，还有生活上的琐事。

想想自己还真狡猾。

“今天的菜这么好吃吗？干嘛一直笑眯眯的？”高启文忍不住笑道。

被唤回了心神，黄绍儒抬起明亮的大眼，笑着回问：“你不喜欢我吃得这么开心吗？”

眼中小小的挑战光芒，高启文注意到了。

仗着他对他的好，开始吃定他了？

“是满有成就感的。”盈满笑意的眼睛深沉了几许。

“喔。”高启文叫人无来由感到慌乱的深邃瞳眸中，映照出智者般神秘的光彩，黄绍儒毕竟还是属于容易害羞的性子，不耐于他这样直接大胆的凝睇，连忙强自镇定地移开视线。

见他一下子就败下阵，高启文唇角的浅笑变得更为邪恶。

眼前优雅地进食的美人，给人的感觉像是质地冰脆的水晶，这是班上一个女同学跟他说的。

她们没有他幸运。

他能不停看见绍儒其他的表情，甚至，还创造出他另一种表情。

这点绍儒自己也不知道吧。

连着几天被恶梦吓哭的绍儒，那令人心痛不忍的脆弱，现在几乎是看不出来了。对于把他

照顾成现在这样 既会撒娇又会耍赖 的自己，他怎么可能会没有成就感呢？

真要说起来，其实他也对自己竟然能够这么照顾人感到很讶异。

而面对自己的细心照顾，原本像猫一样防备的绍儒最后有着像猫一样的柔顺，真是惹人怜爱的柔顺啊！

没想到摸熟了绍儒的个性后，日子会过得这么舒服。

“信任”这个东西还真是神奇。

尽管这个“信任”绍儒只针对他一个人。

看着他在学校和在住处完全不同的表情，他心里其实也满高兴的。

所以，继续对班上的同学保持冷淡的疏离吧，可爱的表情只要留给他一个就够了。

时间的流动并不是没意义的。

然而真相与现实总是蛰伏在渴求幸福的人们背后。

没说出口的心意，朦胧的沉溺，细细的挑动……每日安稳地流动着，几乎让人以为一切就这么就远不变。

但这却是个脆弱不稳的平衡。

轻轻一个碰撞，就会激出纠结心灵的挣扎，让之前的甜蜜恍如朝雾消散，如昨日梦境般怅然。

当陈亦帆美丽的面孔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黄绍儒便受到现实的翻腾。

“嗨。”

“咦？”黄绍儒瞪大了眼睛。

“启文在吗？”

陈亦帆笑容可掬地问道，一边不着痕迹地审视眼前的人，长相是不赖，就是太冷了些，连个笑容也不肯给，幸好脸一有对浓黑忧郁的大眼睛，他喜欢那对眼睛。

没想到这里竟然会跑出这么一个惹人爱的小可怜，启文的口味换啊？

“他还没回来了。”黄绍儒硬地说，脑中一片空白。

“这样啊，我可以进等他吗？”

黄绍儒怔了一秒，看到神情一片从容的陈亦帆明艳的眼睛直直凝望着自己，一阵心惊连忙点了点头，侧身退一步让陈亦帆进来。

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根本就不像。陈亦帆那令人看一眼便忘不了的容貌，近看更是惊为天人。妩媚的眼眉、花一般的唇瓣、莹白的肌肤，每一分神采都美的极至。

这样细致完美的神的杰作，当然会让启文苦苦相思吧。

陈亦帆一定轻易就能教人奋身扑火，舍命相随，被他凝视仿佛连魂深处都会被烫伤。

那种明白自身魅力并且情绽放的自信不华，让他自卑。

“这里变干净了，是你的关系吧？”陈亦帆望了一下四周后笑道。

“嗯……请坐，我去帮你倒茶。”黄绍儒看着他走进大门，没办法像平日一样回他笑容。

然后，高启文发现了沙发上的人。

“嗨，启文。”陈亦帆笑望着呆住的高启文，表情像只得逞的贼猫。

“你来干嘛？”碍于黄绍儒在场，高启文才没有发作，他心里其实很想揍人。

陈亦帆蓦地苦笑了一下。

“心里有点事，我觉得只有你能帮我了。”那不寻常的模样立刻消去了高启文的火气。

他不是知道，陈亦帆那颗残酷的心同时是多么地扭曲、纷乱。

“怎么了？你不是才度假回来吗？”他放松脸上的表情道。

高启文沉稳的语气一向可以让人感到安心，在场的另外两人都曾受惠过，此刻，陈亦帆感到温暖似地移下目光，黄绍儒却是坐立不安。

他不懂，启文不是恨陈亦帆吗？为什么还对他这么温柔？

之前不是都很生气？

好几次自己还被迁怒、被当成受气包……

“到外面说，我室友有自己的事要做。”

就在他胡思乱想一通时，高启文突然拉起陈亦帆，黄绍儒忍不住猜想不是不是自己脸上泄露出什么。

陈亦帆看了黄绍儒一眼，艳丽地笑了下，然后跟着走出门口。

黄绍儒有些恍惚。

那两个挺拔的身形仿佛着无形的连结，奇妙而紧密，发散出伙伴般平等类同的气氛。自

成一个世界。

完全把他摒除在外。

一阵寂寞感突然笼罩住黄绍儒……

茫然地凝望着空荡荡的室内，黄绍儒忽地笑了出来。

不过是启文的旧情人来找启文，为什么他会觉得好像心爱的东西被抢了似的？

真是可怕的独占欲，连朋友都不放过……

他们在门外说什么呢？黄绍儒看着紧闭的大门，仿佛可以看见他们互相谈笑的样子。

没想到他已经那么依赖启文了，同住一个屋檐下，就是容易产生这样的状况吧。

他都忘了上次的教训了。

这样可是会受伤的。

打开门，狭小的楼梯间俊美的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他。

高启文抽着菸，站在他旁边的陈亦帆柔软的发被些许白雾掩盖，身高直达高启文眉际的他靠着墙，在门打开的一刹那，脸是对着高启文仰起的。

这是他无法介入的华丽空间。

黄绍儒回过神，向前走了一步：“对不起打断你们，启文，我突然想到有点事要回家一趟，大概明天才会回来，你跟你朋友可是进去里面谈。”

他相信自己表现得就像一般室友关系的人会表现出来的那样 些许的客套，但不会太冷淡，一点点的热情，又不至太亲昵 绝不会有额外的情绪。

启文那么照顾他，他不能增添他的麻烦。

正想转身下楼时，陈亦帆开口了。

“你真贴心，你知道等会儿我和启文要做什么事，对不对？所以故意让我们独处？”陈亦帆咯咯笑着，若有似无的目光散发着无尽邪魅，“还以为你是启文的新对手，原来不是。”

陈亦帆的表情，话语都让黄绍儒感到刺痛，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

“再见。”对陈亦帆笑了一下，他很快转过身，避开陈亦帆试探的目光。

“等一下。”

高启文低沉的发出声音，无形的魄力让黄绍儒和陈亦帆吓了一跳。

从刚刚就一直没说话的高启文，神情和往常没什么不一样，但现在语气却明显含着怒意。

黄绍儒迟疑回过头：“什么事？”

扔掉手中的香菸，高启文冷冷地俯视他。

“你给我进去。”

黄绍儒的态度让他没来由的感到失望。

他自然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事要回家，他在说谎，看他一副急忙想把他推给陈亦帆的样子他就一肚子火。

撇开视线不理睬杏眼圆睁的黄绍儒，高启文转向一旁满脸兴味的陈亦帆。“你说对了，绍儒是我目前的情人，我已经不再迷恋你了。”平淡的语气流畅地说着。

反射性的，黄绍儒更张大了眼睛。

同样被这句话震撼的陈亦帆深深地看了高启文一眼后却笑了开来。

“哦？真的吗？可是人家想把你让给我耶。”说着便将视线投射在正呆愣在一旁的黄绍儒脸上。

好有趣！

从刚刚他就觉得，这个叫黄绍儒的小可怜故做大方的样子不太自然，虽然演技是很精湛，但还是让他看出了破绽。

嘿嘿，他越是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就越代表他真的很在意。

他们真的在一起了吧，从启文望着他的眼神，就能一目了然。

啊，真是教人寂寞！

“那好吧，我走了，不打扰你跟你的小亲亲相爱的时间。”陈亦帆甜甜一笑，然后转向黄绍儒：“启文是很好的情人，要好好把握，别再轻易地退让了。”说完还抛给黄绍儒一个媚眼。

黄绍儒被那明眉的眼波吓一跳，脸上立即一热。

陈亦帆当场看傻了眼，从脸颊开始急遽蔓延到耳朵的酡红！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竟然还有人会脸红！

难怪启文要移情别恋了，小可怜的确是楚楚动人，连他都想尝上一口了。

陈亦帆离开后，留下默默相对的两人。

高启文一副“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的望着低头不语的黄绍儒，而黄绍儒也感觉到高启文的凝视，一直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他觉得启文一定是在生气。在他说“你给我进去”时，他就以为他会当场发火。那么冷咧的眼神他已经很久没看过了。

不过，他没想到启文说出那样的谎言，害得他现在心脏还是跳得很快。

“进去吧。”高启文叹息似的说着，转身走向住处。

一下子完全改变的气氛让高启文有种想大笑的冲动。

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就在刚刚，当他说出他已经不再迷恋陈亦帆这句话时，他发现他是真的感受不到以往对陈亦帆的那种强烈爱意了。

他已经从他身上解脱了。

哼！那家伙的出现更是刚刚好啊！那个作乱天才。

才解决一件事，马上就又挖出另一个坑给他，真是不得了。

高启文扯着苦笑。

这下好了，他知道自己的确是喜欢上黄绍儒。

偏偏人家一点也没把他放在心上。

可恶，他怎么是碰到这种事？

心里一阵烦躁，高启文突然转过身瞪着差点跌进他怀中的黄绍儒。

“启文？”慌乱地站稳脚步，黄绍儒有些畏惧地迎他的目光。

要发火了吗？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他是好意要让他们好好谈谈啊！

高启文只是继续不语地凝望着他。

教人猜不透的表情就这么定在眼前，漂亮的眼睛更是直直盯着自己，黄绍儒就快受不了，脸越垂越低，甚至还开始微微地发烫。

他在他面前就是这么没用。黄绍儒无奈地在心里叹气。

然而，寂静仍旧持续着，甚至没有一丝动摇。

黄绍儒越来越不安。难道启文想就这么不说话地瞪下去吗？

他究竟要想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看他？

不行，要赶快想什么来说，这样让他好紧张。

僵着笑脸，感觉心脏就要跳出胸口般地发出声音：“他来找你，你骗他说我们……这样好吗？说不定你们本来可以复合啊。”

“我不是说过了他那种个性是不可能认真的，你还在说什么！”高启文眼中冒着火花，大声的斥道。

黄绍儒惊吓地缩了下肩，抬眼看见高启文愤怒的表情，突然觉得非常委屈。

算他多管闲事。

抿着嘴不再说话，转身就要回去自己的房间，高启文却迅速地扯住他的手臂，让他几乎跌倒。

“你到底怎么了？有事就快讲？”惊魂甫定的黄绍儒忍不住也提高音量，一边用挣扎想摆脱高启文的钳制。

他已经受不了高启文的阴阳怪气了！

“你……”松开手，高启文神情复杂地闭了闭眼。

他为什么不会吃醋？想这么问他，可是他凭什么这么问？他不是早就知道他的冷淡了吗？

“我刚刚有做错什么吗？我不该说要让你跟他独处，不该开门让他进来吗？”黄绍儒口气不佳地问。

“你真的没感觉吗？”

真的觉得和陈亦帆复合无所谓吗？高启文深深望进他的眼睛，想从那最近灵魂的黝黑中找到一向掩盖在面具下的真心。

“什么？”无端地心漏跳了一拍，黄绍儒愣愣地看着高启文，不懂他为什么表情这么凝重。

究竟怎么了？他应该感觉到什么吗？

不喜欢自己这样无所适从的情绪，黄绍儒缓了缓气，慢慢开口：“你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自己哪里做错？”

高启文看到黄绍儒的眼睛始终冷静清澈，他放弃的叹了口气。

自己的付出完全不被放在心上，他对他说不过是有可无的存在。

“算了。”

说完，高启文转过身。

“今天想吃什么？我要煮饭了。”对他来说，这大概是他唯一的意义吧。

“随便，你煮什么都好。”察觉到高启文的语气明显地和往常不一样，黄绍儒却不敢想太多。

也许过这了今天，一切便会回复正常了。

混乱的一天。

黄绍儒将自己紧紧裹在棉被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墙上，专心地回想着今天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晚餐是在寂静和不安中度过的，然后打工时也是。

他不敢再开口说话，怕又说错了什么。

而启文，他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就算刚搬进来时的冷战也不会这样。如果生气就骂出来啊，如果哪里难过也可以说呀，为什么要露出那种表情？

丢下他一个惶惶不安的乱猜测。

陈亦帆出现以前都还好好的。

启文究竟是对哪一个部分不满？他不也跟陈亦帆谈得很开心？

真是搞不懂他。

缩了下身子，将脸埋棉被更深处，黄绍儒闭上了眼睛，算了，都说不要这么在乎他的，和人交往就是这么麻烦。虽然有些可惜，不过真的只能这样，能够拥有那样一段温暖的日子他就该感谢启文了。

胸口揪得发疼。没关系，现在让它小小痛一下，以后就不会再痛了。

他早就习惯了这种事。

睡吧，明天起他和他的关系就会改变，他会把他当成一般朋友，不再任性、不再做出逾越分际的期待。

他只是启文的一个室友，别忘了……

## 第七章

---

即使下午才有课，高启文平常还是八、九点就会起床，有时候还会帮黄绍儒准备早餐。

可是今天早上一直到了十一点，高启文都没有出现。

虽然要自己保持平常心，但对高启文这种类似避不见面的行为，黄绍儒还是有些难过。所以，十一点半才赶到学校交报告的他，已经过了十二点了却还待在这在里。

他想，高启文也不可能煮饭等他了。

叹了口气，黄绍儒缓缓起身走出图书馆。

等一下的课应该就会遇到启文吧，不过，今天要做的两人一组练习，势必不能再找他了。

每次遇到分组的事都是他帮他解决的，现在要他自己去找人合组，还真不知道要找谁。真讨厌这种事。

不想去上课。

“你在蘑菇什么？没听到上课铃响了啊？”

与话声同时，一只大手突然罩在自己头上，黄绍儒吓了一跳，连忙转头。

“你这小子，不回来吃午饭也不说一声，晚上你要把那些剩菜解决掉。”高启文像平常一样挑着眉，有些命令式的对他说话。

黄绍儒只愣愣地望着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什么？还在生气啊？”高启文突然露了一道浅笑。“所以故意放我鸽子？”

事情似乎不像他所想的，黄绍儒有些茫然地垂下眼，摇头。

“没有，我没生气。”

“那就好，走吧。”高启文的大手滑下，改勾住他的肩。

突然的肢体触碰让黄绍儒僵了下，但他并没有做出闪避的动作。

他……好高兴。

终究，他还是非常想和启文继续当朋友吧，即使理智要自己收回情感。

早上的事一定是他反应过度了。

就和以前的磨擦一样，启文冷静后情绪就会转好，然后一切如常。

黄绍儒才垂下眼这么暗自庆幸着，高启文脸上的表情却已完全不同。

阳光般的气息全数敛去，剩下的，是昨日开始深种的忧郁。

昨天晚上想了一整夜，对于爱上异性恋者的自己，高启文无能为力。

他已经来不及回头了。

望了眼黄绍儒喜形于色的表情，高启文突然感到一阵苦涩。

他果然是不懂他为什么生气。

总是这样，不去探究事情真相，只会一味地假装没事。只要他现在对他好就好了吗？他那么简单就可以原谅胡乱发脾气的人？

真不知道他是冷淡还是太过善良。

高启文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深吸了一口气。

不过，算了。

毕竟绍儒不是同性恋，不可能一下子就猜到他的心思。

要慢慢地提醒他，可别把他给吓跑了。

下午五点，体育课结束，黄绍儒虽然没流什么汗，便还是很想赶快回去洗个澡，至于高启文，他因为上完设计绘画后就没有课，已经先回住处了。

他们两个在设计绘画的分组练习时仍旧是一组，高启文在那时黄绍儒解释自己会生气的原因，全然是因为不满黄绍儒完全一副无所谓地想把他推入虎口。

他还问黄绍儒为什么不吃醋。

黄绍儒听了有些慌乱。“为什么要吃醋？”他这么说，不愿意让高启文知道他的确有似的情绪。不过那样的情绪也已经获得了平抚。

黄绍儒没想到高启文心里是这样的想法，他觉得很温暖，觉得高启文好可爱。虽然他觉得吃醋这种事在朋友之间发生有些奇怪。

总之，他们两个在高启文的坦率之下又和好了。

现在这个时段校门口总挤满了学生跟排列等候的轿车，一片热闹景象。

黄绍儒轻巧地闪过人群，完全视若无睹地步出校门，眼睛直盯着对面的红绿灯。

灰暗的暮色加上嘈杂紊乱的交通，他俊挺的伫立，在同样等着过马路的人群之中，沉静的气质显得如此特别，许多女生忍不住偷望了他几眼。

不一会儿，绿灯亮了，人潮涌动。

黄绍儒不疾不徐地走着。

想到回去之后要吃的“中午剩菜”，黄绍儒忍不住微笑起来。

上课时高启文埋怨他随便晃点他的菜，要他赶快回去解决，他问是什么菜，结果竟然是麦当劳汉堡餐、烫青菜跟猪肝汤，真是营养又诡异的组合。

“喂！黄绍儒。”叫唤声从前方传来。

黄绍儒地停下脚步，眼睛不敢置信地瞪大。

“你过得不很不错的样子嘛，边走还边笑。”说话的人一头整齐的短发，斯文温和的脸上挂着浅笑，闲适在一辆机车旁边。

缓缓将视线转过去，黄绍儒茫然忆起三年前某个黄昏，那个厉声威胁自己永不得出现在他面前的，蔡奇铭脸上无比憎恶的表情。

他完全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飞快地转过身，黄绍儒突然回到了当时那个旁徨心碎的自己。

他不断地跑，风声掠过耳际，巨大的心跳声和喘息掩盖住一切，只剩封闭、孤单、恐怖！

曾经熟悉的街景忽然变得陌生可怖、陷入充斥，他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

可是没关系，只要继续往前跑，只要眼前还有出路，他就可能逃过恶梦的追逐，他就可以期待得救。

就不定这只是一场梦，当他停下脚步回头，什么都没有……

突然，一个粗鲁的拉扯让黄绍儒几乎魂飞魄散、惊呼出声。

“看来你还记得我的话嘛，过来！”蔡奇铭用力抓着黄绍儒的手腕，近乎暴力地把他拉往较不引人注意的骑楼下。

黄绍儒喘着气，像个破碎的娃娃般睁着大眼，跌跌撞撞跟在蔡奇铭身后。

这个人是自己从小到大，唯一的知心朋友啊！他悲痛地在心中狂喊，几乎抑制不住汹涌而上的泪意。

但，究竟是为了什么？

三年前狠狠撕碎了他对人的信任，现在他又想要对他做什么？

蔡奇铭倏地转身将黄绍儒往内一推，不过右手仍紧紧扣住他的手腕。

“好久不见了。”他眼底闪着奇异光芒，嘴角勾着残忍的笑意。

面对蔡奇铭前所未有的粗鲁对待，黄绍儒讶异地说不出话来。

三年前他不懂蔡奇铭，现在也是。

“你一点都没变。”蔡奇铭像是咬牙切齿般地说着。

“你不是不想见我？为什么要来找我？”强烈的失落感让黄绍儒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他站直了身体，拼命迫自己冷静，语气不要发抖了。

眼前这个人早在三年前就和自己没瓜葛了。他只是不小心被自己遇上的坏人，不值得在意。

“我还在等兵单，日子很无聊，所以想找你来陪陪我。”笑着说完，蔡奇铭眼神一黯。

黄绍儒防备的表情，让他这三年来的思念，顿时变成最可笑的忧伤。

曾经那么依赖地望着自己的眼睛！

此刻的冷漠是自己造成的，怨不了人。

来这里是想向他道歉，想化解心中纠结了三年的悬念，可是为什么一看到他，愤怒、怨恨就无法控制地燃烧起来？

他根本无法原谅他带给自己的煎熬啊！

“我不要！”黄绍儒直直地看着蔡奇铭的眼睛。他不想去猜他话里的真实涵义，他只想抽回自己的手转身离开。

被冷漠的拒绝，蔡奇铭胸口一阵翻涌，恨不得将眼前的人撕碎吞食。

“那我就把你的秘密说出来！告诉你同学，还有你妈！”

手腕加剧的痛楚让黄绍儒倒抽了口气。他眼神严厉地瞪着蔡奇铭，不能相信他竟然还和三年前一样拿这件事来威胁他。

这就是他的命运！强烈的悲哀让黄绍儒很想疯狂嘲笑一切。

“你乖乖听我的话，我就和以前一样守口如瓶。”

出乎蔡奇意料之外的，黄绍儒露出一抹微笑。

“如果你一定要我死，你就去说吧。”沉凝的语气，平静如将死之人，连眼神也没有半点生气。

“你……”蔡奇铭神情复杂地望着黄绍儒，正要再说话，突然一个人影靠了过来，他连忙放开扣着黄绍儒手腕的右手。

“怎么了？有麻烦吗？”

来的竟然是陈亦帆，黄绍儒怔忡了下。

“我正想去找你，谁知道车一停好就看到你，真巧。”陈亦帆笑着观察奇铭脸上的表情，对黄绍儒也更加好奇。

有一瞬间，三个人都没有说话。

最后，蔡奇铭沉不住气地动了动身子，对黄绍儒说：“下次我再找你。”

“再见。”这句话是陈亦帆说的。

蔡奇铭瞪了他一眼，转身走开。

“我算不算是救了你一次？”陈亦帆望着一脸木然的黄绍儒，优雅地微笑道：“我看到他追你，然后强拉你到这边。他是你以前的男朋友？启文知道吗？”

又是一个想要挟他的人。黄绍儒自嘲地想着，可是他已经没力气解释了。

“我要回去了，刚刚谢谢你。”

“你欠我一次，我会找机会让你还的。带着高昂的兴致，陈亦帆在高黄绍儒身后笑着说道。

黄绍儒苦笑了一下。他第一次觉得唯一安全的住处像现在这么难以到达……

“你究竟怎么了？”望着黄绍儒失魂落魄的样子，高启文再度皱起眉头。“从刚刚就一直发呆。”

“没什么，可能有点感冒吧，身体不太舒服。”黄绍儒抬头对他笑一下。

“是吗？”高启文不太相信地看着他。

“不要紧啦。”面对幽黑眼睛的凝视，黄绍儒更加无邪。

能够看出什么呢？再怎么用力凝视，只要一个微笑，两个世界就轻易地分隔出来，虚假的安抚，关怀也穿不透的狰狞……

像是陷在暗绿色湖底的黄绍儒心灰意懒地想着。

“算了。”高启文站起身，将黄绍儒不到几口就一直放在一边的汉堡拿起来。“这些吃不完的就丢掉吧。”说着便转身走到厨房。

有些惆怅地望着高启文的背影，黄绍儒觉得什么都不确定起来。

他好累……

“小志说他女朋友突然要他带她去买电脑，今天不能来了，我们两个先开会吧。”

“嗯。”

“对了，你知道小志他是怎么追到他女朋友的吗？”仿佛是要提振黄绍儒的心情，高启文语气轻快地道。

“不知道。”黄绍儒摇摇头，不解地望着走回来的高启文。

“那家伙当人家高中女生的家教，每天就这样靠着人家。”轻笑着说。高启文突然就绕到黄绍儒身后，双后越过他的肩膀放在前面桌子上，几乎是把他纳进怀中的亲密姿势。

黄绍儒惊讶地睁大眼睛，敏感地察觉高启文温热的身体碰触着自己的背，一股寒颤立刻从脊椎窜升，身体下意识的紧绷起来。

“藉着教书的名义吃豆腐，情窦初开的女生哪经得起这样的挑逗，对不对？”高启文附在他耳边沉声说道。

被高启文气息刺激得一阵麻痒，黄绍儒轻轻战栗了下。

紧靠着他的高启文满意的眯起眼睛。

温柔甜蜜、小孩子般的家家酒已经够了，现在开始他会慢慢教他成人的玩法。

“对。”黄绍儒觉得自己的反应太奇怪了，连忙把头侧过一边，躲开高启文的气息，假装要找东西地拿起旁的背包。

还很冷静嘛！高启文在心里暗笑，却更无比地爱怜。

不过不明言拒绝是躲不掉的喔，绍儒。

“每次看你，都觉得你的脖子好像比一般人细。”语气一如往常，但说着手却摸上了黄绍儒白皙的颈项，吓得黄儒立刻转过头看着他。

“怎么了？”高启文明知故问地扬着眉毛，右手很自然收回。

黄绍儒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抚着自己的脖子，望着高启文无辜的表情，思绪竟然一时转不过来。

可是他还是感觉到气氛已经变得点诡异。

“我们该讨论报告了。”勉强笑了下，黄绍儒将自己万分不自在的身体轻轻往旁挪开，想要逃出高启文的覆盖。

虽然之前作恶梦时甚至还和高启文拥抱在一起，但对黄绍儒而言那只是纯粹关怀的接触。然而现在，他觉得好像有种神秘、难以捉摸的危机感在四周浮动。

高启文也很干脆地直起身，走到黄绍儒对面坐下。尽管有点舍不得结束这个游戏！但他知道一开始不宜表现的太过火。

对黄绍儒忙将影印资料摊开的模样视而不见，高启文一副聊天架式地把手撑在下巴上。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你跟我这么久感觉怎么样？你对同性恋的我究竟有什么看法？”

才松一口气的黄绍儒马上绷紧了神经。他近乎惶恐地抬起头，正好迎上高启文深沉温柔的眼眸，一记电流般的悸动穿过胸口，他连忙又移开视线。

“我……觉得你很好啊，是很好的朋友。”黄绍儒一颗心的序地跳着。

“啧！你这样说对一个同性恋者很伤心耶。”听到最不想听的话，让高启文皱眉。

“啊？”黄绍儒惊慌地转头看他。

“难道我就这么没魅力吗？你觉得我不吸引人吗？”高启文用手梳了梳头发，一副很困扰的样子。

“你很帅，很吸引人啊。”黄绍儒才是真正一脸的疑惑。“你不是很清楚自己吗？”他不觉得高启文是需要别人肯定的人啊。

这小子，夸奖人也说得这么一本正经。相当开心的高启文绽出一个危险又迷人的笑容。

“是啊，我是很清楚，可是重点是你对我的感觉啊。”低沉的声音相当具有磁性。

黄绍儒听到自己的心脏冒出咚的一大声，惊了一下，然后脸蛋开始发热，连忙藉着笑容掩饰。“我的感觉？”

他发现自己搞不懂这场对话的主题、用意在哪。

“你会排斥成为同性恋吗？”高启文表情突然得严肃。他要黄绍儒认真些。

“什么？”黄绍儒有种被逼到角落的惊慌。

高启文幽暗诡魅的眼神让他害怕，对于迷雾般的局势发展，他完全茫然失措。

“你不是都没交过女朋友吗？如果有男人追求你，你有可能接受吗？”

隐约中，黄绍儒觉得事情好像不太对劲了。“这……我没想过。”

突然，高启文把手伸到面前，他反射性地退了一下。但高启文还是握住了他的下巴，吓得他倒抽一口气。

“其实你这种型非常受欢迎，你自己知道吗？”高启文衷心地赞美，然而黄绍儒只是屏息地瞪大眼睛。

望着他小动物般惶恐的眼神，高启文好不容易压抑住亲吻他的欲望。

他放开手，微微一笑。“时间不早了，等会儿还要打工，我们赶快讨论吧。”

脸色僵硬地看着神态自若的高启文，黄绍儒过了一会才做出回应。

“嗯。”一点了点头，他心中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温柔的朋友，面对不善表达、内向封闭的他，总是无比的包容。说笑话给他听，和他讨论文学、电影、陪伴他在群体生活……一年又一年。

朋友正直的性格、有板有眼的生活习惯总是让他安心。十八岁，上了大学，他把心中最后一道密室打开，虔诚而期待。

永远都难以忘怀，那随后涌进的温暖，花一般馥郁馨香。

可是人终究是孤独的，没有人可以一再索求朋友的理解以及安慰，那是贪婪之罪

神终于释出惩戒

“够了吧！你那些恶心的事我已经不想再听了！”眼神只有不屑，陌生的人，他的名字是蔡奇铭。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就把你的事情跟你妈说！”

“那我就要把你的秘密说出来！告诉你同学，还有你妈！”

“你乖乖听我的话，我就和以前一样守口如瓶。”

“你欠我一次，我会找机会让你还我的。”

“我喜欢你。”

啊，是启文，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这么看着他？

不……他不是启文，他是那天的金发外国人！

猎人，拿着以爱为名的鞭子漫天挥舞……亲爱的父亲……

不要啊！他转身尖叫，奋力狂奔……

“啊！”猛地战栗了下，黄绍儒迅速睁开眼睛。

茫然望着一方的天花一会儿，他缓缓坐起身子，全身虚脱地大口喘气。

面对梦中相同的漆黑，黄绍儒不清楚现实跟梦境有什么分别……

“还在睡？早餐不吃，午餐该吃了吧，你不会饿啊？”在厨房叫了几声都得不到回应，高启文纳闷地走到黄绍儒的房门边。“再不起来连等一下的课都会迟到了。”

黄绍儒睁开眼睛，微微侧头地望着高启文。“我不太舒服，今天不去上课了。”

从棉被中露出的苍白脸蛋，只剩下黑亮圆润的眼睛还有一点生气。

高启文表情一变，大步走到黄绍儒床旁。

原来他昨天说不舒服是真的，他还白生了场闷气，高启文不禁责怪自己的粗心。看着静静地凝视着自己的黄绍儒，高启文伸出一手放在自己额头上，一手覆盖着他的。

“好像没有发烧……”

黄绍儒突然轻轻一挣，侧过身，将脸埋在枕头上。

呆了下才将手收回，高启文还是用令人安心的沉着嗓音道：“你好好休息，我会帮你签到了，下午回来再陪你去看医生。”

“不用了，睡一下就好了。”黄绍儒疲倦的声音少了平日的天真。

看着他背对自己的身影，高启文几乎要怀疑他是不是在逃避自己。

不过，总之带他看完医生回来再说了。

“饿的话，吃的都在桌上。”

黄绍儒没有再出声。

“我不吵你了。”走到门边，高启文担心地又回到看了一下，然后才轻轻关上门离开。

直到脚步声消失，黄绍儒才睁开眼睛。

被高启文触摸的额头犹自发热，高启文眼神的温度、低沉的声调也还隐隐回荡在空气中。他很感动，便更害怕……

“噢？太阳都照到屁股了你还在睡啊？”

不该出现在自己房间的清亮语音突然出现，正闭眼浅睡，陷在一片混沌中的黄绍儒蓦然一惊，连忙张开眼睛。

喘着气，忍耐虚脱，晕眩的感觉，黄绍儒撑起上半身靠着床头，直瞪着魅惑十足地笑着的陈亦帆。

他猜自己的好运大概都用光了。

“学生果然很闲，每天都可以睡得饱饱的。”

陈亦帆走到黄绍儒床边坐下，在黄绍儒闪避当中伸手抚上他的脸颊。

“你今天好像很虚弱的样子，不会是因为昨天那个男的吧？”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加上诡谲的笑容，即使是温柔的语气，陈亦帆还是显得相当冷酷。

黄绍儒强压住心中的慌乱和沉重，面无表情地轻轻拨掉他的手。

他果然是来威胁他的。

可是……为什么？

“启文去上课，你怎么进来的？”黄绍儒的声音暗哑，很努力地表现平静。

“你不是还有一个室友吗？他让我进门后就出去了。我以为这里只有你跟启文两个，竟然还有一个电灯泡。”陈亦帆好整以暇地坐直身体，环顾四周。

学长昨晚有回来呀？黄绍儒略微讶异地抬高眉毛。

“你有事吗？我要去上课了。”

下逐客令的同时，黄绍儒拉开身上的棉被作势起身。

简单的两件式睡衣，宽松的剪裁衬出他单薄，而从领口间露出的颈项、锁骨、肌肤都让陈亦帆感受到他的干净清新。

陈亦帆动作俐落地扑了过去。

“啊！”脑筋还一片空白，忽然间就已经被压在床上，黄绍儒圆睁着眼睛惊喘了声。

“真不好意思，我来讨债了。”像狼一样的笑容出现在陈亦帆脸上。

带着慵懒的得意，陈亦帆的眼睛是黄绍儒没见过的锐利的深邃，扬起的唇角也透露着掠夺讯息。

“我根本没有欠你！”肩膀被用力接住，手怎么挣扎都没有用，黄绍儒怒瞪着他气急败坏的道。

“没有也没关系，要不然你就当是我欠你好了。”陈亦帆低头亲了下别开脸的黄绍儒，一边将他的手抓过他顶上方压着。

“你想干嘛？”黄绍儒声音颤抖地问道。男人的重量让他不寒而栗，但他不愿想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打算用我的身体还，我可以让你飘飘欲仙哦。”

不断的碎吻一路来他的颈侧。

黄绍儒乱了分寸，开始扯着喉咙大叫。“走开！我不要！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这对我做这种事！”

陈亦帆俊美的脸上始终漾着笑意，听到黄绍儒这么说更是开怀大笑。

“难道你肚子不饿时就真的都不吃东西吗？现在你是我可口点心呀！”

骇然听完，黄绍儒立刻狂乱地挣扎。

“不要！你走开！”

## 第八章

---

为什么他就是不能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会有人突然出现逼迫他？

“放开我！滚开！”

愤怒和体内涌出恐惧让黄绍儒疯狂地推拒绝着陈亦帆。

陈亦帆吃力地想压制住黄绍儒，但还是失败。

“你这小子满有力气的嘛！”揉着发痛的肩膀，陈亦帆惋惜地道。

终于成功将陈亦帆推到一边，黄绍儒连忙冲下床，气喘吁吁地瞪着他，眼神是冷冽无比的痛恨。

“你太过分了，出去！”

陈亦帆笑了笑，缓缓起身。

“好吧。既然你不要，我就不勉强你。”说着，无视黄绍儒的瞪视，走出他的房间。“看来对启文很忠心，真可惜。其实我很喜欢你，偏偏慢了启文一步。”

到了客厅，陈亦帆转过身望着一直紧抿着嘴的黄绍儒。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请你去找别人吧！”黄绍儒怒气腾腾地道。

“真不可爱。”陈亦帆笑着耸了下肩，继续往大门口走去。

当他拉开铁门，高启文刚好就站在门外，手上拿着钥匙要开门。

“嗨，启文。我走了。BYE。”陈亦帆一派轻松的走过错愕的高启文身边。

“喂！”当高启文想到他怎么会从里面出来时，他已经不见了。

回过头，刚刚还站在身前的黄绍儒也突然离自己好远。

“绍儒。”疑心大起，大步走向正要回房间的黄绍儒。

“他来做什么？他怎么会来找你？”

黄绍儒皱着眉头，正心烦要怎么掩饰陈亦帆的行为。

“他是来问我，你上次说的事是不是真的。”沙哑的嗓音听得出些许的不悦。虽然陈亦帆已经离开，但方才被陈亦帆袭击的恐惧并没有跟着消失，反而像一场恶雾在他体内慢慢升腾。

愤怒和悲哀交杂，让他心烦意乱，现在又加上高启文的出现带来的怪异感。

“为什么不看我？”高启文绕到黄绍儒面前看着他。

黄绍儒没好气的抿了下嘴，正要开口时，发现高启文眼神发直地瞪着自己的脖子，一副看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似的……他猛然一惊，反射性地用手遮住被陈亦帆吻过的地方。

不遮还好，这一遮什么都泄底了。

“为什么要骗我？他究竟对你做了什么？”高启文怒不可遏地吼道。

黄绍儒深吸了口气，捺住性子用冷静的语气道：“学长不知道为什么开门让他进来，我被他的声音吓醒，接着他就突然朝我扑来，不过被我推开了。”

他的轻描淡写丝毫没能减弱高启文胸口的愤怒。

高启文深呼吸了阵，眼底的妒火依旧炙烈。

“他竟然袭击你！那你为什么刚才不说？为什么要瞒我？”

“反正已经没事了。”黄绍儒侧身欲绕过高启文。

“你！”高启文脸色阴鸷地抓住他的手臂，大力将分扳转回来。

面对他不满的瞪视，高启文仍旧毫不肯退让。

气氛已经明显变得紧绷起来。

黄绍儒只觉得自己不知是招谁惹谁，接二连三的状况已经弄得他烦躁不堪，现在又怎么了？

“建志跟我说他昨天看到一个男的抓着我的手，而且后来竟然是陈亦帆赶跑那个男的。他们两个就是你昨天回来失魂落魄的原因？你为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高启文咄咄逼人的语气让黄绍儒瑟缩一下。

他并不是有意要瞒他，但启文不会理解的。

“反正事情都解决了……”

“你这什么态度？那男的是谁？还有你跟陈亦帆又是什么关系？”高启文情绪失控，不仅更用力抓住他的手臂，逼近的身体也散发出强硬无比的压迫意味。

从没见过他这样的黄绍儒诧异地望着他：“你好奇怪。”

“那男的是谁？”高启文失去耐性，咬牙切齿地沉声问道。

“跟你没关系！你抓得我好痛！”如此气势凌人的质问，让黄绍儒忍不住反弹。

“没关系？”高启文倏地捏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托向自己，“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吗？”

最后一丝愤怒的余音消失在空气中时，两人的呼吸声突然变得浊重。

黄绍儒相当吃惊地睁大眼睛。

虽然隐约猜到高启文的心思，但真的听他说出来，他还是吓了一跳。

“你放手，我不要听！”他的心绪从没这么乱过。

他才被蔡奇铭吓过，然后是陈亦帆的袭击，他对人的恐惧根本还没平息，为什么唯一让他感到安心的人又要这样逼迫他？

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不像平常一样给他温暖的友谊就好？

“放手……啊……”用力拨开高启文的箍制，手却抓住按到墙上。

瞬间，黄绍儒整个人毫无防备地置身于高启文怀中。

“启文，不要！”情况突然演变至此，他开始害怕起来。“放开我……”哀求的话一下子就隐没在高启文的口中。

温热的嘴唇触感吓坏了黄绍儒。

高启文竟然吻他！

这个体认让黄绍儒心跳加速，一股酸酸麻麻，如电击般的战栗，从胸口炸开蔓延至身，他忍不住微微颤抖。

伴着暧昧的声音，上下两片唇瓣被重重含吮过一遍，他还迷惘于这样的感觉，突然，湿润的舌头伸进口腔缠绕。

黄绍儒如被闷雷击般震了下，乍然回过神。

高启文迷人的鼻梁，浓密的睫毛迅速映入眼中。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黄绍儒又惊又羞涩，猛地一推便慌乱地跑开。

从激情中忽然跌回现实，高启文脑中一刹那的空白。

然而当看到黄绍儒砰一声关上自己的房门，他马上就想起自己做了什么。懊悔与痛苦顿时扭曲他的五官。

他终于失去理智，弄僵了他和绍儒的关系。

“可恶！”

高启文愤怒地一拳击向墙壁。

接下来是紧绷得几乎教人难以呼吸的日子，黄绍儒拼命躲着高启文，就算是避免不了的碰面，他也尽量不去看他。

因为黄绍儒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发生过的事。他只要一想起他们竟然接吻了，就会一阵心慌，完全不知所措。

就在他考虑要不要搬走的时候，高启文已经先辞去了便利商店的工作。

像是要配合黄绍儒似的，高启文不但很晚才回来，早上在家也只待在自己的房间。

当然也不再下厨。

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然而，黄绍儒却发现，自己变得每天一定要听到高启文回来时关铁门的声音，才能够安心入睡。

今天也是，黄绍儒原本躺在床上等，可是已经凌晨四点，高启文还没有回来，他便跑到客厅蜷缩在沙发上，似乎这样才能他这安心。

偶尔奔驰过的机车响声，让整个屋子显得无比的空洞。

黄绍儒忍不住想着高启文这么晚会在哪？

在做什么？跟谁一起？

明明是自己要逃避人家，现在却又希望对方回到自己身边，这样的他实在让他也难懂。

难忍沸腾的情绪，黄绍儒用力侧倒在沙发上。

发生了那么多事，他还以为他可以因此割舍掉对启文的依赖心，可以不需要任何人，可以变得更冷漠。可是启文一不理他，他马上就被打回原形。

只要经过厨房看到挂在墙角的围裙，他就感到胸口如针扎般刺痛。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每天煎熬着，却怎么样也理清思绪。

“究竟该怎么做……”

黄绍儒下意识地不停捏着自己的下唇。

小志要他好好面对启文，可是如果启文选择不再理会他呢？

小志说他理解一般人对同性恋的恐惧，还说没有必要因为被喜欢就成为同性恋，重要的是讲清楚彼此的想法才能作朋友。

但是，他发现他根本没想过“同性恋”的问题。

他……只是不是想接受爱情。

他不想启文突然拿这个难题来考他，因为他是那么喜欢启文。

他不要变，他不想失去启文。

为什么不能只是朋友？

他和陈亦帆一样，不敢爱啊……

王建志受不了，最后还是偷偷告诉黄绍儒，高启文这几天其实都在他们那里打麻将。

黄绍儒便决定去那边找高启文。高启文不给他见面沟通的机会，他只好主动去找他。

开门的是王建志，他一副和事佬模样，急忙将黄绍儒迎入。

黄绍儒有些手足无措地走近客厅桌旁的高启文。

“喂，启文，绍儒有事找你。”王建志拍拍高启文的肩膀，帮黄绍儒开场。

高启文讶异地看了黄绍儒一眼，神情一凝，起身走向厨房。黄绍儒抿紧唇也跟了上去。

他们就在厨房展开这几天以来，第一次的面对面谈话。

可是，听完黄绍儒关于自己一直没有察觉到高启文对他的心意，反而一迳地把他当成朋友的道歉，以及希望能够恢复朋友关系的请求，高启文只是喔了地一声。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可以猜得出情绪的表情。

黄绍儒困惑地，甚至有些惶恐地望着他，然而他却不再看他，转身回到客厅热烈地加入战局。

难过是必然，不过黄绍儒也知道，这并不是一次诚心的道歉就可以完全解决。

总之，先向他表明态度吧！

见高启文和朋友欢闹地打牌模样，黄绍儒突然想到，高启文除了刚开学那几次之外，后来就没有再找朋友到他们住的地方打麻将了。

这是启文的体贴吗？因为怕内向的他在人前不自在，所以一直让他们的住处维持简单和清静？

他知道人缘极好的启文本身并不排斥热闹……

酸涩的泪意猛地冲上黄绍儒的眼眶。

总是为他设想，总是照顾着他的启文，现在却完全无视于他的存在，甚至往后也可能是这样……

难过的走向门口，黄绍儒一时竟不知该何从。

这时，方桌上的气魄一刹那的凝结。

王建志看着黄绍儒是伤心离开的。

高启文也很清楚。

他可以想像黄绍儒现在是什么样的可怜表情，不过他已经不想管那么多了。

这么痛苦的话，为什么不搬家算了！

他不懂，那家伙怎么会这么天真？都已经摆明讨厌对方了，还要人家假装若无其事的回到朋友的身分？

竟然还一副内疚的样子，他以为他是谁啊！

他究竟把他当成什么？

“你跟绍儒究竟怎么了？生什么气要生这么久？”王建志终于沉不住气，开口问了这些日子以来，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对啊，你最近都不理绍儒，他很可怜耶。”禁忌打破，随即出现帮腔。

“反正他有你们在照顾不是吗？”高启文耐烦地道。

“喂！从我女朋友对我的教训中得经验，不管是谁错谁对，如果做得太绝，对方会恼羞成怒喔！到时要挽回就很难了。”王建志叹气道。

“对啊，如果他已经有有点退让的表示，那你就顺着走下去嘛，别那么小气。”

“爱欺负人也要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

高启文白了他们一眼。“你们怎么都在帮他？我才是那个恼羞成怒的人！”

“你猪头啊，讲那么多如果你还执迷不悟，到时别哭着来求我们。”

“谁会哭着求你！”

“心情超级不爽！启文，今天我要狠狠赢你个十圈八圈！”

“放马过来。”

除了高启文，其他人皆愤慨激昂。“做掉他！”

他们会让高启文知道，胆敢引发众怒会有什么后果……

高启文果然被榨得很透彻。早上七点，带着被朋友合攻受创的心，和疲累的身体，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然后在铁门上看到一张纸，上面写着黄绍儒想到家里有事，要回去住几天。

他冷笑了下，开门进去，很快就躺到自己床上睡着了。

深沉睡眠，没有做任何梦。

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饥肠辘辘。

梳洗一下后，准备出门吃点东西，这时门铃响起。

有那么一瞬间，高启文希望是黄绍儒，不过随即他想到不可能是他，他有钥匙，何必按门铃。

门后出现的是那老爱借机缠他的一年级学弟。

“你来做什么？”高启文倚在门边皱眉道。

“学长没去上哲概，今天发讲义，我帮你拿了。”林家维仰着头，笑得极为可爱。“还有黄绍儒学长的。”

“谢了。”高启文接过讲义，转身入内，很快又走了出来。“我要去吃东西了。”说着将门关了起来。

“门上贴的……绍儒学长有事回家，不知道是什么事，所以他才没来上课……”

“不知道。”高启文将纸扯下揉成一团，塞到口袋。

“那学长你一个人吃饭会不会很无聊？”林家维紧跟在准备下楼的高启文身后。“我可以陪你。”

高启文无奈的声音在封闭的楼梯间响起：“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我没有抱持什么妄想，只是陪你吃饭而已嘛，而且，学长你会下厨煮菜，我就可以免费吃一顿啦。”

天真的语气教人不忍心拒绝，但高启文例外。

“学长，我最近很穷，你就帮帮我嘛。”林家维身材娇小，连撒娇的功夫都像女孩子。

“你这大少爷都会喊穷，那全天下人不全变乞丐了！”高启文冷笑，压根儿不相信。

林家维噗嗤笑出声，对高启文的吐槽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他就是喜欢酷得不得了学长，怎么样都好喜欢。

寒流入侵台湾，五六天下来每个人都包得像保熊似的。

而一个住的房子，温度又更冰冷了。

即使望着眼前热腾腾冒着烟的粥，还是无法让人得到一丝暖和。

叹了口气，高启文走出厨房，在客厅沙发上点上一根菸懒懒地抽着。

或许，应该是他搬出去。

才这么想着，门外一阵细微声响，然后门被打开。

黄绍儒回来了，他瘦了一圈。

高启文定定地望着他，以为已沉寂的心又再度沸腾起来。

悔恨、怜惜、万般的情绪掠过他的心头，他说不出句话，不过他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回来了。”一进门，看到高启文在沙发上看着自己，黄绍儒脸上虽然出现紧张的神情，但并没有畏缩。

这让高启文微微一笑，他挥了挥手示意黄绍儒坐到他对面。

一如从前的温暖微笑。

黄绍儒心里一阵感动，连忙借着行动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等他坐下后，一后手在桌上罩住自己半边脸颊的高启文抓了抓头，想一下才抬起眼睛看着他。

“抱歉，之前对你胡乱发脾气。既然你不能接受我，那我们就当朋友吧，可能，一时之间会很怪，不过久了就好了。”

见黄绍儒一副不相信他的样子，他笑了笑又说：“真的啦！你这礼拜不在，我就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黄绍儒有些不能相信这几个字代表的涵义。

一股失落的情绪在他胸中翻涌。

这不是他心中最理想的结局吗？为什么真正听启文这么说时，他却高兴不起来？

“虽然连续失恋两次实在很蠢，不过总之就是这样了，千万别同情我。”高启文移开视线，牵强地笑着。

黄绍儒的心好痛，可是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明明之前已经想好很多台词……

突然，一阵轻盈的门铃声打破了有些沉重的气氛。

高启文起身开门，林家维充满活力的声音马上充满整间房子。

黄绍儒讶异地看着林家维走近，林家维一见到他也是一阵惊愕，不过随即乖巧地对黄绍儒

打招呼。

“绍儒学长，你回来啦。”他止住步伐，微笑地道。

“嗯。”黄绍儒点头笑了下。他以前看过几次林家维跟在高启文身边的样子，不过那时他并没有发现他长得那么可爱。

“哪，你也看到我室友回来了，有人可以陪我吃饭，明天你不用来了。”高启文笑容满面地对林家维说。

“学长！怎么可以这样？”林家维大叫，眉间尽是撒娇般可爱的神态。

“哈哈……没办法，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嘛！”

“学长，你好无情！”林家维苦着脸，坐到高启文身边的位置上，“那我还可以找学长吧？”

“别太常来就是了。”高启文挑眉斜睨着他。

“哼！对了，上次学长帮我介绍的工作成了喔。”林家维情绪突然又变得无比高昂。

“喔，拿到薪水时该怎么做你知道吧！”

“知道啦。学长今天煮什么？”

一直静静地听高启文和林家维对话的黄绍儒，听到这里倏地震了下。

“你不是想试试看味噌豆腐柴鱼粥，就是那个。”高启文好玩看着林家维，并没有发现黄绍儒的反应。

“哇！”林家维相当好奇地急欲起身，突然想到还有黄绍儒，连忙停下动作，亲切有礼地转头问道：“绍儒学长，你要不要也来吃看看？我想说既然有味噌拉面，不知道味噌粥吃起来怎么样，学长就答应我煮了。”

黄绍儒笑着摇头。“不了，我刚刚吃过了。”

“喔，好可惜。”

“你们吃吧，我回房间了。”黄绍儒笑容可掬地拿起包包起身离开。

林家维走了之后，黄绍儒才走出房间。

冷静下来的原因就是学弟吗？这个问题徘徊脑海挥之不去。

高启文正在清洗碗筷，看到他便笑着说：“其实满好吃的，你怎么不吃看看？”

“学弟会想那样的点子真可爱。”黄绍儒微微一笑。

“是啊，他很可爱。”高启文打开水龙头冲洗着碗上的泡沫。

默默看了他一会，黄绍儒凭着一股冲动问道：“他是你的新目标吗？”

高启文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转头望着黄绍儒“啊？”了一声。

“你们已经在交往了吧？”黄绍儒僵着笑脸，又问了一次。

他以为他找到新的对象，他的责任就了了？一股怒气涌上高启文胸口，混合著受伤的情绪。撇开眼低下去头，他语气低沉地道：“你不觉得你太八卦了？就算是又怎么样？”

黄绍儒突然有种受伤的情绪。“没有，恭喜你找到新对象。”

高启文一听更火，当下停下手边工作，双手交叉在有胸前，转身面对黄绍儒。

“你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以什么立场质问我？”

黄绍儒心脏怦怦跳，他也很后悔自己说出那种话，但他还是一个劲儿地瞪着高启文，咬紧嘴唇不吭声。

倏地，高启文明白了。“你是因为我突然把箭头转向别人，觉得没面子，自尊受损、吃味吗？”

黄绍儒讶异地睁大眼睛，脸颊一红。“才不是。”

他才不是吃醋，他只是……

高启文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真的是这样？难不成你要我被拒绝还死心塌地？我又不是不少女漫画中的，‘白马王子’，你真的很梦幻耶。”

高启文嘲讽的神情让黄绍儒倍感羞辱、心痛难忍，他紧抿着嘴转身想逃，但高启文一把就扯住了他的手臂。

“你究竟是怎么样？想要还是不想要我？”强硬而富含磁性的嗓音，有着压抑不住的情感。

黄绍儒面对他炙热眼眸的直视，瑟缩了下肩，随即彷徨地移开目光。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很好，这个答案，高启文没好气的放开黄绍儒的手臂。“总之你只是任性而已，不要人家

爱你，又不许人家不爱你，我算是倒了八辈子楣了。”怒声说着便要走黄绍儒的身旁。

这次换成黄绍儒抓住他的衣袖。

他下意识地伸手，却又因此胆战心惊。

高启文烦躁的深吸口气，停下脚步回过头。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里瞎耗，你究竟想怎么样？”

黄绍儒咬着唇，瞪着自己抓在高启文袖子上的手，好想哭。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怎么做，想豁出去说要，可是一触及启文的眼睛他又临退缩，他好怕那种强烈的感情漩涡，但他也不想让启文离开他到学弟身边……

“说话！”

高启文抬起黄绍儒的下颚，黄绍儒哀求的眼神随即锁住他的视线。

“我……”

“你这个麻烦的家伙，你是不是说不出口、做不了决定，所以要我帮你下定决心？你要我用强的，对不对？”

嘶吼地说完，高启文立刻扣住他的双手，将他强压在墙上，头一低便狠狠地吻着他的颈项。

“你想要我对这么做，还有这样对不对？”他伸手进黄绍儒的衣服内。

“不是，启文，不要！”黄绍儒惊慌地唤着高启文，他并没有想预想到会演变成这样激烈的情况。

高启文吻住他的唇，不让他有反悔的机会。

几天以来的思念如洪水般翻涌而出，一下子就冲毁了所有的理智。

像是要将自己的灵魂倾灌进黄绍儒口中般，他不断地凌虐着渴望的舌尖、齿后、唇瓣、每一次疯狂的啃噬、吸吮、都是他的痛苦纷乱的情感。

“唔……嗯……”黄绍儒一下子袭来的激情淹没，他浑身无力，忍不住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

那甜腻的气息，让高启文好次都差点失控。慢慢，他移开嘴唇，给黄绍儒喘息的机会。

吐着炙热的气息，他沙哑地问着神情迷离的黄绍儒：“都说要和你重回到以前朋友的关系了，但这是你逼我的，接下来我可不会收手喔。”

望着高启文热却又体贴的眼睛，黄绍儒猛地感到一股强大的爱意在胸口燃烧，让他的心又酸又痛。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他哽咽出声，泪水倏地滚滚落下。

突然哭得这么激动，让高启文吓一跳，连忙松开还着他手腕的手，一边拭着他的泪，一边逗着他：“别哭了，这样好像我在强暴你一样。”

然而黄绍儒却越哭越厉害，几乎崩溃。

“嘘，别哭了。”高启文慌乱地抚着他的背，看着他伤痛欲绝的样子，方才的情欲全都被心疼给取代。“对不起，那样对你，吓到你了。”

高启文不明白黄绍儒为什么突然哭成这样，只以猜测是自己的和赤吓到他。

对了，这样的情形就像他之前做恶梦的时候一样。

“我喜欢你。”黄绍儒抽噎地说着。

“我知道了，别哭。”高启文轻吻着他的头了，黄绍儒的突然崩溃让他有种不明所以的沉重，像是……不祥的预感。

## 第九章

---

黄绍儒拉紧大衣领口，在阵阵的寒风中等待高启文。

他们等会儿要一起到超市买包括王建志，林家维八人份量的火锅料。

关于林家维，黄绍儒虽然还是会介意，但已经不会那么不安了。

因为大前天的吻，让他明白高启文心里面只有他一个人。

不过，只被吻了两次，还不能习惯这样的关系的黄绍儒，面对高启文都不敢看他的嘴唇，快速跳动的心脏让黄绍儒觉得自己一定会得心脏病、心律整、心肌松弛。

然而事实上，除了偶尔彼此的尴尬，高启文和黄绍儒目前的相处情况和前并不没什么不同，他们没有牵手，没有再接过一吹吻。

对没有谈过恋爱的黄绍儒来说，能够再次享受高启文亲切的照顾，就已经让他相当满足，他并没有察觉到这样的状况其实是不不太自然的。

高启文不再吻黄绍儒，甚至努力保持好友的距离，是因为上一次黄绍儒崩溃似的大哭，他心中一直有疙瘩，他直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黄绍儒有些地方仍让他觉得像谜一样，而那些让他觉得黄绍儒也许并不是真的爱人，只是太过依赖他给他的友情。

两个人都怀着无比真诚的心来对待这段新关系，然而，此刻的他们就仿佛深陷中迷雾中，小心翼翼却又不得要领。

高启文终于出现在人群中，清爽俊朗的神采让黄绍儒一眼就看到他。

很快地，高启文跑到黄绍儒身边，微笑互相凝望着一会儿，两个人出了校门，闲聊地慢慢走着。

突然，黄绍儒看到前方一个好像是陈亦帆的身影晃了一下，等他要再确定时那人已经不见。

“怎么了？”高启文发现黄绍儒脸色有异，也跟黄绍儒不确定地说。

“那家伙要是敢再来骚扰你，我绝不饶他！不过你还没有回答我上次问你的问题，那个男的，跟陈亦帆的事情。”高启文转头对黄绍儒和善地一笑，然而眼中却散发出强迫的意味。

黄绍儒竟甜甜地笑开嘴。

“笑什么？”高启文当场被他的笑容软化。

“你吃醋。”黄绍儒低着头笑道。

“你现在才知道？我可是高达一百八十公分的大醋桶，你以后小心了。”

“天啊！”

黄绍儒和高启文甜蜜地笑着走过一家咖啡店。他们都没发现，就在半透明璃墙内，两个黄绍儒想像不到会凑在一起人：“蔡奇铭和陈亦帆 正面对面地坐着。

他们一个表情焦躁，一个则满脸讥诮。

“你不要多管闲事。”

“你如果不说，那我就到你以前的学校，公布你的同性恋的事实喔。”

“我不是同性恋！”蔡奇铭突然激动了起来。

陈亦帆只是呵呵直笑。

“你！”蔡奇铭脸色苍白地瞪着他。

“OK！再附赠黄绍儒的近况，这样可以讲了吧？”

“我才不想知道他的事。”

“是吗？你不想知道他现在身边有没有情人？”

“Hello！我又来了。喂，别像小姐一样嘛。”陈亦帆笑容可掬的板开几乎又要被黄绍儒关起的铁门，然后无视主人的怒意，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

“你究竟想干嘛！”黄绍儒紧张地退了几步，随即又对自己这样的举动生起气来。

“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昨天遇到你的前任知己哦。”

心中一凛，黄绍儒讶异地望着陈亦帆，不敢猜想他下来要说什么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你出去！”

“嘿，别这样，我跟你那个朋友不同，我不会拿你发生的那些悲惨的事来威胁你的。”陈亦帆非常亲切地微笑着。

黄绍儒倒抽口气，他知道蔡奇铭什么都跟陈亦帆说了。

“本来一直温柔给予支持的好朋友，莫名其妙就翻脸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那么做吗？”陈亦帆语气诡异地逼近他。

“我不想知道……”

“那种生长在单纯家庭，简单的头脑怎么可能承受得了你不断的诉苦？其实后来你也明白了吧。他选择眼不见为净、抛弃你，比起他的威胁、背叛你的信任还更让你伤心，对吧？所以一直到现在，你都不去问他三年前他那么做的理由。不过你想不想知道另一个原因？”

强忍住心中的悲愤，黄绍儒呼吸急促摇了摇头。

“他精神上的不安和痛苦，不只因为你爸的事，还有你喔，你不知道吧？呵呵，别瞪我，

你那个朋友对于自己无力帮你脱离苦海感到非常焦躁，对自己深深被你吸引这件事更是害怕。有一种死脑筋的人，一辈子都不能接受自己的性倾向异于常人，他就是那种人。”

陈亦帆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失去了它原本可以让人理解有意义。黄绍儒皱了眉头。“你到底在说什么？”

笑了下，陈亦帆继续说道：“那小子一听到我说他是同性恋就吓得要死，我看他大概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免得等于是承认了一样，所以现在你又欠我一次了。”突然，陈亦帆眼神一凝，笑容褪去。“说起来，你真的很倒霉，都发生那么惨的事了，竟然还被最好的朋友背叛。”

“你到底想怎么样？”倔强的挺直背脊，黄绍儒冷着脸防备地瞪着陈亦帆。他不懂他为什么要跑来这里跟他说这些。

空气中激荡着浮躁不安的分子，互相凝视的眼睛却没有一丝动摇。

半晌，陈亦帆突然笑了出来。

“呵呵，瞧你，长得干干净净，一副不可侵犯的模样，你的灵魂却有那么多的破洞啊。”说着，他缓缓走向前。

面对陈亦帆的逼视，黄绍儒不知所措的后退。

“我今天是想来问你一件事的。”

黄绍儒脚踝突然被身后的沙发绊到，他一脸仓惶地跌坐到沙发上，陈亦帆就顺势罩住了他的身子，如夜之妖魔。

阴影下的瞳孔闪着精光，穿刺般的寒冷和从所未有的恨意。

“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了，你的世界是虚无的，你怎么样也没办法阻止那个恶疮无止境地侵蚀你的心，你没办法感受真正的喜悦，没办法爱别人，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黄绍儒惊慌地望着凌驾在自己上方、有着恶魔般气息的陈亦帆，完全无法言语。

“活着不是很痛苦吗？”陈亦帆托起他的下巴，语气又变得无比的温柔。

他眼眸深处的荒芜让黄绍儒像被催眠般地恍惚了起来。

“可怜的小家伙。”陈亦帆亲了下黄绍儒溢满脆弱的眼睛，微笑道：“让人忍不住就想要欺负。”

“陈亦帆！”

随着吼声落下，陈亦帆的肩膀被强力一扯，几乎跌跤。

一回来就看到陈亦帆将黄绍儒压在身下，甚至还吻了她，高启文差点就失去理智。

他粗暴地抓起陈亦帆的衣领将他扯向自己，声色俱厉地瞪着他。

“你一定要我揍你吗！”

“别紧张，我不会把你的宝贝吃掉的。”陈亦帆笑着拍拍被捉皱的衣领。“今天我是来问他问题，可惜他没有给我解答。放开我，我要走了。”

高启文凶狠地瞪着他微笑自若的表情，一会儿才推也似的放开他。“下次别再让我看到你！”

陈亦帆的反应竟然是哼了一声笑笑地转身离开，高启文简直不敢置信。

“下次别再乱开门了！”高启文回过头大声骂着黄绍儒，发现黄绍儒脸上恍惚的神情，他马上后悔那么简单就放陈亦帆走。“

“绍儒？”

黄绍儒仿若陷入另一个世界般地出神。

“怎么了？他跟你说了什么？”高启文捉住他的肩膀，在看见他抬起的眼眸时，他呆住了。

幽黑如远古暗夜，宁静的眼眸宣示着一种坚强和孤单。

“他说错了，他一点都不了解。”

瞬间就满溢的眼眶，泪水迅速滑落。高启文心痛地伸手拭去。

“他说错什么？”深吸了口气，他缓缓在黄绍儒身旁坐下，一手揽过他让他靠着自己。

“就算心里有恶意，只要活着总有愈合的一天，我一直这么相信。虽然害怕，可是，其实我好想……我好想……”

声音颤抖得越来越厉害，高启文将额头抵在黄绍儒额头上，手也轻柔地抚着他的背，静静地等待。

“我很……感谢你，因为……”凝望着自己一滴滴滴落的泪水，黄绍儒抓紧了高启文的衣角。“以前，我爸除了暴力……还有性侵害，一直没有知道。”猛地一声哽咽，两个人都僵了

下。

“后来我以为我朋友可以帮我，所以把事情告诉他，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威胁我要告诉我妈。”努力要让自己冷静下来的黄绍儒不住的深呼吸。“刚刚陈亦帆问我，发生这种事……我活着……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他也知道了？”高启文近乎恐慌地轻呼。

点了点头，黄绍儒蓦地仰起脸凝视着高启文，他眼中坚定的神采让高启文心中一动。

“我一直很害怕，没办法相信人，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逃避你，不敢接受你的告白……”

“我懂。”高启文忍不住将他搂紧。“我不会再逼你了，我可以退回朋友的位置上，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你爸那样对你才会恐惧男人，上一次的事我很抱歉。”霎时，无处可去的爱意，火烧般灼烫着高启文的胸口，害他几欲落泪。

“我会继续照顾你，不会再那样做了。”

“我说过我喜欢你了……”轻颤的声音带着绝望。

“那个时候，你只是因为受不了我的冷漠才会这么说，你只是习惯依赖我。”高启文苦笑了一下。

“才不是！我真的喜欢你。”黄绍儒急得进同几滴眼泪，“还是你嫌我脏？”

“别说傻话！”高启文沉痛地吻去他的泪水。“我不想再让你受伤，不想你以后后悔。好了，别哭了。”高启文心疼地摩挲着他的脸颊。“我抱你回房间休息，有精神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嗯？”

黄绍儒越哭越厉害，没有回答。

他知道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启文不会再喜欢他……

高启文抱起浑身瘫软的黄绍儒，走向房间。

怀中人静静地流着泪。

将他平放在床上，他忍不住亲了下他湿润的脸颊。“你睡一下，我就在客厅。”

“就在他要转身离开之际，黄绍儒慌乱地拉住他衬衫的下摆，但下一瞬间即又放开。

“怎么了？”高启文低头望向更直望着自己的黄绍儒。

倏地，心跳漏了一拍。

胀红、无辜、脆弱、再加上小动物黝黑的大眼睛，该是令人同情的。

高启文觉得自己的心一定非常邪恶。

他竟然起了欲念。

“好，我在这陪你。”无奈，却也万分宠溺地笑了笑，高启文爬上床，伸手让黄绍儒枕着。

两个人都有些害羞，对看了一会儿后，高启文作势深吸了一口气，以着平常的直率语气道：“你的床真香，跟我的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很喜欢你的床……”在高启文的注视下，黄绍儒腼腆地说着。他不会忘记，做恶梦那几天他也是这样被拥着。

黄绍儒可爱的神情让高启文既怜惜又感动。他轻吻了他头发，笑着说：“当然，那里有我们甜蜜的回忆啊。”

“嗯。”黄绍儒微笑地半闭眼睛，方才的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烟消云散了。

高启文静静地凝视他，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激动。

总是这样，在痛哭之后，总会出现这样安迪的表情。

真的不伤心了吗？什么时候又会再度崩溃？那是个永远还都无法磨灭的伤痛啊！

究竟该怎么做？想要疼爱他的欲望着胸口胀得满满的，但自己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让伤痕累累的他幸福？

“我爱你。”心意竟在恍惚间脱口而出，高启文怔一下。

暗哑的嗓音像是具有魔力般，降落在黄绍儒心上。

酥酥麻麻，却又让人那么喜欢，黄绍儒再也抑制不住这样幸福的感觉，泪水再度决堤。

“真的？”张开眼睛，他带着哭音，却又掩不住欣喜地问道。

“还有些懊恼自己又增添对方困扰的高启文，听见他这样充满着期待的语气，终于相信他是喜欢自己的。

他笑开了嘴，鼻子微酸。“真的，我会一直爱你，从你小时候开始，一直爱到老了，走不动了，每天都要我抱着你的时候。”

“小时候已经过了。”

“不，我知道你的小时候。小时候你就是个爱哭鬼，可是我还是爱你。”

“那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将脸深埋进情人的胸膛，黄绍儒倾听着沉稳的鼓动，好感谢这一切都是真的。

“嗯……你小学时是个乖宝宝，不多话，而且天天黏着你妈，可是很可爱，所以我爱你。”令人不知不觉闭上眼睛的低沉嗓音，缓缓诉说着甜蜜的爱语。

“国中的时候，你变得更漂亮了，有点叛逆，外表冷漠，我也爱这样的你。”

爱人的一言一语都像是洁净圣灵的甘露，一点一滴，轻轻洗涤着他发疼，蒙尘的心，每个温柔的字，都穿越过时空，抚上每个幼小悲伤的他。

无尽的夜晚，就算独自哭泣，也会有温暖了。

高启文拥紧怀中的人，眼眶微微地发红：“说到你高中的时候，整天不知道都在想什么，有点不用功，一颗心无依无靠，可是我好爱你。”

紧紧抱着高启文，黄绍儒只能用被哭泣弄得破碎不堪的声音，表白此刻的心情：“我也是！我也要你的每个以前开始爱你，我要永远爱你！”

像是呕气般的强硬口吻，让高启文忍不住轻笑出声。

“爱哭鬼，说话要算话，永远喔！”

黄绍儒的回答是一个沾着泪水的吻。

高启文大大地震动。

情人颤抖地主动轻印下自己的心意，多么可爱……却又短暂，他忍不住探出舌头缠上退缩的唇瓣，抚慰地他舔吮着。

总是惑着他目光的，小巧饱满的唇，现在他要正式烙下自己的专属权。

贪婪地伸入湿润的口腔，他探触着、吸吮着、直要尝尽每一分甜蜜滋味。

“唔……嗯！”黄绍儒有些惊吓如此突来的猛烈，他挣扎地动了动，奈何高启文铁般的手掌不依地包住他的脸颊，又扣住他的下颚，强迫他承接，他呆了一秒。

在恐惧和其他负面情绪来临之前，黄绍儒看见了情人专注的表情，合着眼睛，仿佛连他的灵魂都不愿放过般地执于他的唇。

他忽然涌起难以言喻的温柔心情。

就这样被恣意享用，任意掠夺，也没关系了。

他缓缓闭上眼睛。

“嗯……”

唇舌搅动的淫靡声音、不时从口间逸出的虚软呻吟，似幻似真地为断回荡在黄绍儒迷迷糊糊的脑中。

可是，他是什么都不能想，不能思考了……

事情很自然就演变到眼前这个景况。

高启文望着手腕被自己拉到两边压制住的恋人，忍不住微笑。

被自己毫不怜惜地压在身下，纤细的颈子印着吻痕，衬衫大大敞开，白皙的胸膛无比挑逗地上下起伏着……这副在自己夜夜春梦中出现的娇躯，现在终于真实的袒露在自己眼前。

他要彻底地爱他一遍。

“启文……”黄绍儒惊惶地睁大眼睛，红肿的嘴唇轻轻颤动。

“我要把我的爱灌注在你的体内，可以吗？”高启文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渴望。

瞬间，各种念头流窜过黄绍儒脑中。

然而最后，也只剩下熟悉的恐惧，以及对高启文的爱意。

“嗯。”他怯怜怜地别过头，将他的脸转过来，对他低语的轻喃：“帮我脱衣服。”

被松开的手，依言来到高启文的胸前，微微发抖地帮他除去他的上衣。

好一会儿，精健的上身才露出来。

“碰我。”高启文蛊惑地在黄绍儒唇边说。

黄绍儒轻颤了下，望着那身健康的肌肤，他忽然像被眠似的，不太确定地缓缓伸出后。

结实的肩膀、手臂、胸肌，每个碰触、底下传来的体热都灼烫着他的手指，可是他却不忍收手。

“喜欢吗？”沙哑的声音唤醒了黄绍儒，黄绍儒脸红了点了点头。

“现在换我了。”浅笑着，湿润漆黑的眼睛开始追随着自己手指的去向。

空气一下子慌乱起来。

突然的抽气声、拒绝的扭摆、喘息的说“不要”……之前的平静仿佛只是一场梦，只是风雨前的宁静。

雏乱的床单上，莹白，富含弹性的四肢不安地蠕动，却又因为爱太过沉重，而无力逃脱

.....

这一切都落入了施虐者的眼中。

高启文屏息看着，觉得自己无限的渴望，就快要掏光自己的意识。

“绍儒，我爱你。”

吻住黄绍儒微启的红唇，高启文越发激烈的挑逗着他的身体。

“启文，唔！不要.....”黄绍儒忍不住迸出一声啜泣。

高启文抬起头，望见他眼角的湿润。

他知道他不习惯，而且还有着恐怖的记忆，可是今天不会再让他逃避。

这是一个仪式。他要他将自己脆弱的身心交给他，他要告别过去的恐惧，安心来到只有他们两人一起的世界。

“别怕，相信我，把自己都交给我，好不好？”伸手拭着不断溢出的泪水，高启文轻声地安抚。

“别哭了，这样会让我更想欺负你。”高启文嗓音难掩兴奋的暗哑，虽然明白身下人儿心灵的煎熬，欲望却开始蒙蔽他的理智，他现在只想尽情舔舐那白嫩肌肤的每一寸，然后再奋力融化它.....

“我爱你。”黄绍儒哭着说。“我.....相信你。”

面对迷蒙美丽眼眸信赖的凝望，高启文觉得自己仿佛会发狂变成野兽。

低下头扑向猎物，他强烈地索求着红唇的滋润，毫不留情的吮含着稚嫩的耳垂，白皙圆润的颈子、锁骨、胸前两点.....

高启文万分舒畅地醒来，消磨了一整夜的体力已经完全补足，此刻要他再做上一百次也没有问题。

微笑地侧过身，将一旁熟睡的爱人小心翼翼地搂进怀里抱着，看着，忍不住偷走一个吻。

这个人是属于他的.....

满足地心中叹了口气，高启文开始有一下、没一下地缠弄着黄绍儒的发丝。

红唇略肿，是他的杰作，任性又美丽的眉毛犹飞扬，闭着的眼睛仿佛没有他的存在他也是那么优闲舒适.....

快醒来吧，不要一个人做着 he 不知道的梦，快用那双温柔的眼眸望着他.....

或许是思念传达到了，黄绍儒突然动了下，然后缓缓睁开眼睛。

“早安。”高启文开心地扬地着嘴角。

突然面对教人心跳加速的俊美特写，还有些恍惚的黄绍儒傻笑了一下，然后一直愣愣地望着他。

高启文笑出声，他简直不知道该拿这个总是如此可爱的恋人怎么办？

“你不能统统忘掉啊，昨天我可是努力的浑身都是汗耶。”高启文无限爱怜地吻了吻他的额头。

瞬间回想起一切，黄绍儒猛地感到一股火烧。

被盈满的刹那，那种惊心动魄，连灵魂都相互交融结合的幸福感，再度冲击着他，他的身体不禁微微战栗.....

“想起来了？”捧着酡红的娇颜，高启文邪气地笑了笑，看着掌下纯美的脸蛋因为害羞想别开，受到自己的箝制却只能微微喘着、露出相当引人遐想的模样，他的欲望又蠢蠢欲动了。

“什么？”黄绍儒想装傻，然而眼睛却一认避高启文灼热的目光。

“不认帐就代表不满意，那我现在只好再做一次了。”高启文低低笑着。

明白自己只是被捉弄，黄绍儒抬眼瞪了他一下。

嗔视的目光在嫣红的脸蛋上更显媚惑，高启文差点掉恋人令人顾虑的身体状况而扑上前。

“别那么挑逗的看着我，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高启文无比煎熬地深吸口气，然后发出叹息似的低沉嗓音。

黄绍儒心跳得更加激烈。

“色狼！”骂了一声，却忍不住满满的幸福感，他实在好爱好爱这个人，好想把一切都献给他。

黄绍儒情不自禁投入他怀中，轻轻啄吻着他的胸膛。

“喂！”高启文是真的慌了，他对自己的自制力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别玩火，你那里还疼不是吗？乖，安静休息，明天我们再来好好玩个通宵，嗯？”

“你！”

只不过想撒一下娇，却被说那样，黄绍儒完全哑口无言。

他开始觉悟到往后的自己，将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了……  
刚刚骂的话真是一点都没错！

## 第十章

---

再次看到蔡奇铭，黄绍儒还是感到一阵恐惧和痛苦。

他差一点又要逃了，若不是蔡奇铭即时拉住他，告诉他这一次是最后的见面。

跟着蔡奇铭进到一间咖啡店里，他的思绪和心跳同样混乱不堪。

这一次，他又想说什么呢？黄绍儒无比不安地等着蔡奇铭开口，然而耳际只是不断环绕着杯盘轻碰的声响。

沉默更恐怖。

对于自己的脆弱，黄绍儒只能难受的咬着唇。

难道他一辈子都得这样子过吗？

启文昨天对他说，能够熬过那些日子就表示他是个勇敢的人，不需要再用隐藏痛苦来证明自己的勇敢，要他更有自信。

“因为你是从一般人无法想像的坎坷中走过来的啊！”

听完他还感动得哭了。

可是他还是一点自信也没有，他完全感受不到自己的坚强勇敢啊！

他总是这么地恐惧……

“我想那个陈亦帆的，一定跑去威胁你了吧？”蔡奇铭终于开口了，黯沉的嗓幽幽地响起。

深吸了口气，黄绍儒把视线从窗外传回来，他发现蔡奇铭并没有在看他。

“没有，他没有威胁我，他只是说了一些话。”对于这件事，他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他不明白蔡奇铭怎么会将他的秘密说给陈亦帆听。

“对不起，所有的一切，包括让陈亦帆知道的事，请原谅我。”蔡奇铭低着头，轻声道。

原谅？黄绍儒只是望着他，百感交集。

“你现在幸福就好了，我不会再来打扰你。”

蔡奇铭抬起头，黄绍儒连忙移开视线。

他说不出话，他也不敢看蔡奇眼中流露的感情。

手足无措的挫败感还是袭击着他，他好想没有遇到蔡奇铭，好想就站起身离开所有教他不知如何面对的煎熬。

伤害造成的遗憾无法弥补，然而曾经有过的温暖也不能抹灭。

也许，他早就原谅他了。因溢是自己的错，他不能原谅的是自己。

“那不再见了。”蔡奇铭站起身，苦笑道。

瞪着眼前的咖啡杯好一会儿，黄绍儒才抬起头对他浅浅一笑。“你保重。”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高启文一把将黄绍儒搂进自己怀中。

“我今天遇到蔡奇铭了。”黄绍儒语气消沉地道。

“你们说了什么？”高启文顺着他的头发，眼神温柔地看着他低垂的侧脸。“也没对你怎么样吧？”

“他跟我道歉，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黄绍儒将脸贴在他的胸膛。

“那很好啊。”

“很好烦，好讨厌这样的自己。”

“嗯？为什么？”

“我不想再害怕了，好讨厌这种软弱的自己。我一看到他就好难过，所有的事都会让我觉得好可悲。受不了。”

“书上说，成长过程中精神若没受到好好的保护，变得比较内向脆弱是难免的，这不是你的错，不要讨厌自己这一面，而且，人类本来就是脆弱的啊。”

“我还是不想要……”

“有我在啊，你的脆弱都可以呵护，这样不好吗？还是说，我的存在不能带给你任何的帮助？”高启文低低柔柔的嗓音像是咒语般围绕着黄绍儒。

紧拥了高启文，黄绍儒微笑地享受着心头的暖意。

就像飘零地种子终于找到了可以安心降落的土地，虽然还是稚嫩柔嫩，外来一阵嬉弄的风，就会惊起无边的恐惧，但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有事的。

这一切都因为有了启文的关系。

黄绍儒离开高启文的胸膛，认真地看着他，“结果，我还是没办法一个人，这样好吗？我一定会变得更加依赖你。”他对于自己内在的坚强和成熟度还是没有自信。

“我希望你永远依赖我。”高启文温柔地笑了笑。“至少你能够信任一个人，这对生命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见黄绍儒乖巧地点点头，高启文满足地将他拥入怀中。

期末考完，刚好是陈彦杰的生日。陈彦杰在PANIC办生日PARTY，高启文和黄绍儒当然在受邀之列。

然而在高启文出门前一刻，黄绍儒突然拉住他不准去。

高启文皱眉好言地望着他：“绍儒，前天已经跟你报备过了不是吗？那小子生日我一定要去露一下脸，很快回来了，你乖……”

黄绍儒拨开他放在他头上的手，不满地瞪着他。“你去我也要。”

前天启文跟他说时，他虽然笑着说好但其实他心里一直很介意，那种场合……就算知道启文不会借机花心，可是逢场作戏他也不要。

“不行，要说几次，那种地方不适合你。我不也准你去其他PUB，你乖乖地待在家里等我回来。”高启文虽然很想带黄绍儒向朋友们献宝，但曾经在PANIC发生的外国人事件，仍让他深深警惕。

“等你回来你就找不到我了。”撂下狠话，黄绍儒转身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用力关上门。

高启文叹了口气，打开门走向坐在床边的人“你真任性耶，别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了。”

哼了一声，黄绍儒低声道：“那有什么了不起，下个男人说不定就可以教我怎么不任性。”

高启文捉起他的下巴。“你敢？”

“生气了？”挑着眉，他就是耍他生气。

“你说呢？”高启文没好气地瞪视着他，明知道他再也不会下一个男人的出现，但听了还是教他相当不爽。

黄绍儒得意地一笑。“如果你对我够好，我自然不会去找下一个男人。”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敢威胁他？这小子真是欠管教。

“哪里好？你一直都……唔！”

正准备好好大吐苦水的黄绍儒，突然被高启文咬住了耳朵。“痛！你干嘛啦！”他抗拒地想将附在他耳旁的高启文推开，但手却被一只大掌牢牢地给抓住。

“惩罚你乱说话。”高启文说完，又咬起了他的手指头。

恰到好处的痛楚从手指滑过，那施虐的人在他的手指上留下唾液的触感以及红色牙印，一边这么做着，一边还大大刺刺地看着他的反应。

他凝视着自己的眼眸是那么专注而性感，黄绍儒觉得自己快要瘫软成泥了。

“真厉害，连这里都是性感带？”高启文坏坏地勾起嘴角，取笑他脸上迷离的神情。

“可恶！”不甘被欺负，他主动投向他的胸膛寻求慰藉。

“想要啊？”这种时候，高启文的顽劣因子还是停不下来。“那你要怎么求我呢？”他的双手故意不碰黄绍儒，故作地垂在两侧。

身体的空虚让黄绍儒暗咬了下牙。

好，要玩，他也会玩。抬起晶莹闪烁的魅眼，轻轻一笑，突然就把高启文推倒，接着自己也跟着压了上去。

“你真的很坏！”叹息似的说了一句，嘴唇开始进行冒险的游戏。总是让他无力抵抗的这种事前巡礼，现在由他来掌控。

耳窝、老是欺负他的嘴角、那发生低沉迷人嗓音的喉头、起伏的胸膛、结实的腹肌……

“绍儒！”在一开始的惊讶过后，高启文抱着好玩的心情想看看黄绍儒究竟可以做到什么程序，可是过不了多久，那种优闲马上就被瓦解。

性感地伏在自己身上的人儿，那淫魅的粉红小舌带着千万伏特的电波挑衅着人全身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光是看着就已经让他忍不住喘气！

黄绍儒甜甜一笑，回应高启文的呼唤。看了他一眼后，继续往下探索……

呵，启文在颤抖，真可爱！

纯粹为了取悦心爱的人。不用自卑，不用憎恨自己，现在他怀抱着沸腾爱意，全心全意奉献给他唯一的情人，他要燃烧自己的每一寸肌肤，用心最后一分力气，他要他的爱人因为他感到快乐……

结果，他们两个都忘了彦杰的生日PARTY。

“唔……”酸痛的腰际让黄绍儒皱起眉。

“很累吗？谁教你昨天突然发野。”坐在文床边扣着衣领的高启文爱怜地吻了下他的红唇。

“启文……”张开眼睛，看到一张神采奕奕的高启文已经穿戴整齐，黄绍儒呆一秒，随即一股怒火上冲，相当不服气的别开脸。

昨天明明不是只有自己被做，虽然就只有一次，可是毕竟启文是第一次，为什么不痛？

还是说，他连那里也不是第一次？

脑袋刹那间一片空白的黄绍儒，激动得情绪当场掉入谷底。

“喂！昨天都做成那样了，还不够你消火啊？”扳过情人的脸，漾在唇边的笑意在望见控诉般大滴大滴落下的泪珠时，顿时化为讶异的无言。真是笨蛋一个。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和你一样腰酸背痛所以不甘心？我告诉你，那是因为……”

“我不要听！”黄绍儒叫了一声，随即用枕头把自己的头蒙住。

“绍儒？”真到压抑的哭声传来，高启文才惊觉到事情的不对劲。“怎么了？你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伸手将黄绍儒横抱在自己膝上，心疼他悲伤的垂眉。

“是因为我体力比你强，体格比你壮，所以你气自己气得哭了？”温柔的声音不疾不徐地道。

摇了摇头，表情变得更悲伤。

“那是为什么？”

“你，连那里都不是第一次，除了陈亦帆你到底有几个情人？”模糊的声音却还是让高启言语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他当场哈哈大笑了起来。黄绍儒愤怒地抬起头，使劲半枕头丢向咧着嘴大笑的高启文。

拾起枕头，高启文还是笑不停。

“有什么好笑的。”

“我去交个报告，马上就回来了。桌上有炒饭，赶快起床刷牙洗脸。”愉快地在情人的脸颊上印个响吻后，高启文才依依不舍走到门口。

“等我回来，我会好好教你几招技巧。”

得意的神情叫黄绍儒恨得牙痒痒的。“我要离家出走！”

无奈，他的威胁只惹来高启文另一阵爆笑。

情人关上了门，独留下自己。

红着脸倒回枕头上，虽然有些不甘心，偏偏又甜蜜得教人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爱吧……

放寒假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简直就像在度蜜月一样的浓情蜜意。

可是终究他们都各有一个家庭，年总是得回家过，就算如何舍不得分开……

“我跟你一起回去你家过年吧，反正我家很无聊。”高启文今天从早上就一直在黄绍儒身边打转，到了晚上还是想不出好的借口，干脆就说出自己的要求。

“咦？”黄绍儒很讶异地转头望着他。

“不行吗？难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我可是一秒都不想跟你分开？”

“才几天而已啊。”

“让我去有什么关系？”

看得出高启文有些生气，黄绍儒为难地道：“我怕……我怕我们的关系会被看出来……”

“没关系，我会装成老实乖巧的样子，而且我也会帮你，不让你被我的魅力迷惑。”

瞪了高启文一眼，黄绍儒又笑了起来。“我想像不出来你能够老？”

瞪了高启文一眼，黄绍儒又笑了起来。“我想像不出来你能够老实乖巧。”

“怎么样？”

“还是不太好吧。”

无言地凝视着他一会儿，高启文泰然自若地笑了笑：“你不答应也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你家的住址，我可以自己去。”

又来了，每次到最后就用威胁的。黄绍儒保无奈地点点头。

是因为担心爸的事吧。启文才会这么执着。

算了，启文来也好，启文来就会知道他家里现在维持着平衡的，身体变差的父亲终于较像个父亲，他可以放心了。

放在床头的手机铃响了，高启文手一伸手便拿到耳边。

是陈彦杰打来的。

突然，高启文一阵沉默。黄绍儒抬起头关心地看着他。

好不容易，高启文才发出声音。“嗯。”

收了线，和一脸担心的黄绍儒对视几秒，高启文蓦地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陈亦帆死了，是自杀。”他暗哑地道。

“啊？为什么？”黄绍儒惊讶地睁大眼睛，连忙挣了挣，想要他说清楚。

“听彦杰说，他是跟一个才十八岁，而且认识不到五天的高中生一起自杀的。”高启文突地笑了一声，“那家伙就是想死也要拉个陪死鬼，到死都还是那么自私。”

黄绍儒知道他相当难过，他轻轻拍抚着他的背，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都是我，如果没有把你抢走，他就不会……”

“别傻了，我不是没试过救他，但对一个不想被救的人而言，怎么样都没用，他还是不会活下来。”

高启文将脸紧紧靠在黄绍儒的颈窝，黄绍儒感觉得到一点一点的湿润渐渐蔓延。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一直都默默地躺在床上。

终于，高启文抬头望着黄绍儒，回望着他的黄绍儒，脸个温柔的神情是无比的可爱纯洁，让高启文怜不已。

“你真的很特别，明明伤痕累累，却还能这么纯真。”高启文伸手拨下了黄绍儒的刘海，吻着他的额头。“不得不相信，人的性格有一部分真的是天注定的。你可能就是因为太善良，所以再怎么受伤，心灵还是固守着自然的模样，不会扭曲。不像有的人，莫名其妙就会变得疯狂。”

知道他在讲陈亦帆，黄绍儒也伸手抚着他的脸。

“每个人都没办法理解这一切吧。就算是莫名其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抓住黄绍儒的手，在他掌心印下一吻，高启文微笑道：“大概吧。莫名其妙的命运，可是它让我遇见你，你是我的救赎天使。”

黄绍儒羞涩一笑：“你才是我的天使，而且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预感了喔。”

“哦？真的吗？”

高启文眼睛倏地亮了起来，立刻让黄绍儒想咬掉自己的舌头。

“原来你早就对我一见钟情啊？”教人忍不住火大的嘴角高高扬着。

“才不是，自恋狂。”黄绍儒瞪了他一眼，却控制不住地满脸脸红。

“你怎么对你天使这么没礼貌，天使我生气了。”

高启文笑着对他搔痒，黄绍儒急忙闪躲，两个嘻嘻笑笑闹了一阵。

休战时，黄绍儒轻喘着气道：“陈亦帆就是找不到他的天使，才会自杀吧。”

“宁愿躲在黑暗里的人，天使怎么可能找得到他？”

“可是，我也一直畏缩在自己的世界中啊。”

“不一样……你自己不知道，你那双大眼睛每天都在泄露你的秘密。”

“啊？”黄绍儒疑惑地望着高启文温柔的眼眸。

“你每天都在说你想要我的爱。”高启文嘴角促狭地勾起。

“乱讲，我哪有！”

“就是有。”

“没有！”

“有。”

不满地深吸一口气，黄绍儒任性起来。“我说没有就没有……唔……”

炙热纠缠的唇舌再也没有一丝狡辩的空隙。

终于分开时，虔诚如祷告的低沉嗓音柔柔倾诉：“还有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接收到你求救的讯号……”

我们永远在一起吧。

《本书完》